



09972

爲敬陳邊疆足食足兵可戰可守目前切要之務乞勅在事諸臣協力綢繆以無誤安攘大計事臣聞制治之道貴於其未萌而治道之說莫備於孔子其曰足食足兵千古治道幾在是矣兵者國家恃以爲安攘之具而非食無以養之而耗食者亦莫甚於兵故必食足而後可言兵亦兵足而後食可足也兵食俱足而兵無虛伍則自精食無漏卮則自裕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安攘大計豈不在此哉臣敢爲我皇上陳之洪範八政一食二貨貨迺所以濟食之窮而天下專尙貨諸民間可用之物皆謂之貨而天下專尙金錢國家所用民之所供又止以錢流通其間而專尙白金自漢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一

帝而後貴粟之政時舉時廢而專尙白金未有改也夫白金之爲質一生而不可再一成而不可廣天地所生止有此數上下交尙亦止此一物厯幾千百年而不窮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金氣旣盛穀氣漸衰年多不豐兵事數起盛衰之氣有以召之亦其理然矣臣嘗讀漢史文帝之世屢下詔蠲民租至景帝猶時蠲民間田租之半幾於三十稅一臣竊嘗疑史之誤也以我皇上仁愛蒼生每遇水旱輒爲憫惻遇大荒輒發帑金賑之所以不能卽輕民間稅糧者兵事繁而用不足也皇上致治將比隆唐虞豈富饒不及漢彼何以能蠲租用足如是心疑之及讀漢臣賈誼量錯之疏始知文帝納其言而貴粟之效也誼之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錯之言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臣願皇上下貴粟之令而屯政鹽政錢法鈔法常平倉實無不相因并舉其間臣非無說而處於此今



天下錢糧起解用白金便遠也而存留之數非支官俸則支衙役  
工食不過本處用之何不納本色而使農穫之野者必負之市半  
糶穀價所解幾何而使天下之預備倉化爲烏有其解可止也禹  
貢曰百里賦納總漸而遠至五百里有納銓納秸納粟納米之不  
同近畿甸服地何以不酌輸本色之數以實太倉近邊三百里應  
起解之數何以不輸粟塞下使兵士免貴糶之苦事例之開每月  
納粟則知義起於色民間生儒俊秀何以不使實輸粟太倉而太  
倉粟多可使各邊之人輸粟塞下給引入北南兩成均地如近日  
勦餉例他事例可皆如納粟例而太倉與塞下及州縣之倉皆可  
有粟也天下之利莫大於鹽國初各邊塞招商開中鹽令其輸粟  
塞下結引派場支鹽獨不可查其例而行之乎塞下粟多令其月  
一奏所收粟數可扣其應發餉數以實太倉銀庫臣嘗見各省解

民運鹽課至京師而又差官解至邊驛遞往來煩費多端而道路  
時有失此事之不可解者也且也輸粟支鹽大賈趨輸粟之利必  
就邊糶粟而兵士所領之粟即可變爲白金漸必就邊開墾荒田  
以積粟而適符我興屯之意而屯政因可舉也凡聚兵之處許其  
增爐鑄錢餉即可爲錢本而錢即可散餉而錢法因可廣也鈔  
法之不行久矣欲行之須得宋臣張詠所以限年以爲界而交易  
之意有放有收則鹽政可漸以鈔爲工本而不可先強夫軍民而  
鈔法亦可變通而酌行也粟皆多矣而漢臣耿壽昌唐臣劉晏長  
平倉貴糶賤糶之法始可做而行各倉充實之後或按其數間改  
折色一年以充銀庫則金粟相生本末相權而天下之元氣與倉  
廩府庫俱充足矣財阜愠解治且唐虞奚漢文景之足云也臣之  
言食如此而食之不足皆兵之不足有以耗之臣又請言兵夫兵



有易聚難散之情而餉爲易耗難清之數此兵所以多之甚易而大約不精餉所以日益而愈不足也蓋一伍之中有一人虛則一伍不清一伍虛則一營皆懈有一營之懈則前後左右營皆不可用矣嗚呼鼓譟與臨敵而潰皆始於此兵不足額之流弊一至此哉太祖高皇帝謂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或祖文皇帝勅郭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煌煌寶訓洞悉兵情皇上聖明法祖亦在乎有以精之而已矣有以精之目前之兵可以攘外患平內寇而有餘目前之餉可以飽目前之兵而亦有餘今懸一漏器於此江河之水不足以實之而一井泉之水可以足千百不漏之器以足千百家之用此非今日兵食之明鑒哉皇上誠下貴粟之令則太倉之粟必多塞下之倉必實各省之積貯亦厚而食貨並行金錢流通其間從古

未有兵不枵腹民不苦荒而猶有亂焉者也皇上誠商精兵之策則督撫有以制大將大將有以制偏裨偏裨有以制士卒而賞始知恩罰始可行從古未有法能行而猶慮敵者也皇上誠使兵精而餉因以足今大患惟遼左三協要害皆險阻地彼能入我能守偵探可遠烽燧可明伏火可行將帥與士卒實守邊而可以守矣卽與彼戰而我與彼有主客之形又有勞逸之分將不敢逃卒不敢潰將帥與士卒實與敵戰而可以戰矣乞皇上勅下在事諸臣各精其兵其餉自足而力固已協矣守則敵不敢入且必不可入戰則必勝敵敵且必不得與我戰此綢繆未雨安內攘外計微臣之愚如此唯聖明採擇焉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爲聖明在上治平可期敬陳四弊以破積習回可挽之機以祈聖



斷以奏內順外威之盛治事臣以西陲小吏蒙恩拔置諫垣臣竊於召試時見皇上霽顏清問又捧讀御製策問殷殷以平寇滅敵復屯田爲心知皇上無時不欲復祖宗之制無時不念天下小民之苦無時不欲諸臣之效忠竭力以安內攘外而無如諸臣之安於積習而莫之知挽也請陳其弊因病而藥之庶其有瘳一曰民窮之弊天下之本在於百姓而百姓願欲莫先衣食問其衣食所自出大約出自田畝餉餉之加皇上每以累民爲言失信爲慮田野小民莫不知皇上軫恤苦心聞之感泣而用勦餉者勦之而愈以多撫之而反生亂天下百姓剝心割肉以供者年復一年止供其泥沙之用今練餉之加臣又恐封疆諸臣亦作此悠悠之觀臣謂挽民窮之弊在恤民而當尋其所以窮之源則勦寇禦虜之人虧職業而困蒼生也皇上誠下一令用幾百萬金錢以勦寇而寇

不如期以平者卽坐以妄費幾百萬金錢之罪後之用練餉者對疆諸臣亦一體申飭務實得練兵之用庶諸臣各實修職業而天下小民有息肩之期矣一日兵燹之弊竭天下之物力以養兵而遇敵當前望風先潰爲將者不敢問焉乃搶掠百姓幾同虜寇聚衆而譁嘵嘵語難而將所以不敢問者則以兵多虛伍而剝剋兵餉也將身有弊則法不可行而平日姑息則臨敵莫措臣謂挽兵燹之弊在法行而當思其所以懦之故則大帥偏裨皆以虛兵剋餉損威望而養兵亂也皇上誠下一令督撫稽各帥之兵帥稽各營之兵有伍虛一人以至什伯餉剋一分以至銖兩皆立予以法寧可汰其冗員而不可使糜餉寧可厚其祿賞而不可使剝軍督撫鎮臣各有親丁足以制之而上下無私軍法可行天下之兵咸有敵愾之事矣一日推諉之弊天下之事肯任者少思脫卸者多



如先存一借端脫卸之心豈復有眞實任事之氣故必專責之而後功罪有所不得辭不得辭其罪者其成功可必也臣見邇來邊疆之事有功則交分其功失事則互相推諉卽其事後之推諉則知當局之不肯實用其心矣臣謂挽推諉之弊在專責而必絕其所以推諉之端則文武諸臣皆當有不可逃之功罪也皇上誠下一令督撫鎮臣先切責以先事之圖勿臨事而張皇先明示以專任之意勿事敗而他諉某邊責某臣令之曰選將自汝選兵自汝行賞罰惟汝無掣汝肘者某口責某將偵探惟汝烽燧惟汝無分汝責者有功賞莫汝吝有罪汝無可藉口法不貸汝如是而推諉之端旣已先絕皇上時行臣對策中不時抽查之法而各邊文武諸臣怵雷霆之威服日月之明無不守畫一而竭心力矣一日虛耗之弊天下之事其始也簡久之則繁其始也清久之漸滂法久

弊生勢有必然而嘗賴大聖人有以經緯之遡其源而復其始則維新之意卽行於典故之中而天下因之長治朝廷今日之邊疆猶是昔日之邊疆也祖宗時兵數若何餉數若何昔何以如此而兵足食亦足今何以加之而仍不足諸如此類皆可相推虛耗之情固難遁聖鑒矣臣謂挽虛耗之弊在責實而必杜其所以虛耗之孔則大小諸事皆當有不容紊之源流也皇上誠下一令各該衙門各查某事祖制若何今若何昔何以成足後何時而弊生今若何去其弊而返其初準於舊而宜於時一一如列眉聽皇上斟酌神明之用以祖宗之舊章而參以皇上之化裁諸務無不稱名實而咸修舉矣臣身逢堯舜之主誠心自矢而幼佩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之語但有所見敢不竭忠入告臣所陳四弊皆實見積習如此而又實見有可挽之機故敢獻芻蕘於聖明之前祈皇上採



擇嚴加申令見之施行天下富饒百姓康樂兵食俱足內外咸靖必自此致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七月初六日疏上初九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貴粟疏

崇禎十二年

爲貴粟宜講以養元氣預儲宜先以濟急需乞勅計臣及時料理以無誤軍國大計事竊惟王制之書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畜則謂之急其所畜者粟也非金錢也蓋金錢所以通粟之用而粟所以儲天下之命而操一旦之急故臣前擬呈奏疏論食以貴粟爲主誠見國家元氣在此其事鑿鑿而可行也臣嘗見天下之城守者盜賊外生而倉粟充盈家各有積雖無一鏹寸緡人情宴如若其中虛無粟雖金錢如山皇皇然不敢恃爲無事日不再食者則饑餓之物與饑不可食之物相提並論緩急豈不較然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六

臣請先以可行二大端言之唐虞三代而後天下之富莫過漢文景其臣言積貯言以粟爲賞罰而以粟賞罰卽今事例之說也事例之爲途甚寬爲益甚大在各部皆有之如納監贖罪之類不可勝計如再廣爲議以招徠之許天下之人輸本色太倉或本折相半者聽自今秋禾滿野大有可期素封自出其倉箱商賈亦樂於賤糴則趨者衆矣而又令畿輔之內各府州縣有就近願輸其倉者許其輸天下之人有願輸畿輔之倉者亦許其輸而該有司具實收於其撫按疏上之如太倉例又令九邊及各聚兵之地有願就近輸倉者亦許其輸天下之人有願輸各邊及聚兵之地者亦許其輸而該督撫具實收疏上之如太倉例去歲有警皇上不嘗令畿內州縣糴米豆備用乎此不煩糴而可有矣皇上不嘗令各邊召買米豆乎此可益召買之不足矣畿內各府州縣皆有積貯



則兵馬往來可給行糧而未動用者可行常平法以平市價而增  
微息久之亦可以變白金而待朝廷緩急之用各邊及各聚兵之  
地皆有積貯則可以給餉以濟發解之不至而爲數漸多所報之  
數即可計數扣發在外之粟卽在內之金錢矣朝廷合天下爲大  
倉邊腹與京師相灌輸而尙夏憂財用不足臣不信也蓋屯政錢  
法目前所急而尙需屯鑄之本此則不待粟本而內外之粟自積  
漢臣賈誼所謂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龜錯所謂出於口而  
無窮生於地而不乏者千古財用之至論也至鹽法招商開中輸  
粟邊塞給引派塲支鹽太祖高皇帝時行之有效考之鹽法其時  
有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印刷勘合填寫商人姓名并  
所中米豆鹽引數目比對支鹽稽察無弊此板如在南京似可取  
而行也據當時邊塞充實無俟內籲其法久行而未變至後始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七

各運司納銀之例鹽課解至京師而卽發之邊塞亦何益於有無  
之數哉不如邊塞中鹽而所收米豆之數令該督撫具數以報卽  
扣其應發銀數以實太倉庫之爲有益於太倉也昔人所謂取目  
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者  
今日正此流弊邇來邊塞兵卒或譁或逃皆以月餉銀不足買米  
豆爲辭不爲之所長此安窮似此良法非皇上明聖上符聖祖毅然  
力行祖宗舊典何時而復邊塞何時而充實哉臣前擬奏疏時  
但有不可行者固不敢言之君父而此二事尤可卽見施行而尤  
最宜行之秋成之候臣謂貴粟宜講以養元氣者此也至於目前  
已入商秋邊臣整頓士馬之時正計臣區畫錢糧之時也計臣身  
膺重任料已算無遺策是宜百計詳審弗狃故常亟察今日內外  
之時勢何處可以移緩就急何項可以積少成多外解何以徵發



踵至解額何以綜核無虧問之米料束草果否足支問之鹽菜行坐曾否有備本色宜多軍需難待諸如此類皆計部所當蚤夜持籌甯先事而圖毋臨期而束手者也臣以言爲責凡事從國家起見知者甯敢不言而軍儲尤職掌所在故先言之臣謂預儲宜先以濟急需者此也臣前所陳二事早圖行之則國家大計卽在農夫禾稼之中後所言計部區畫早爲預謀則緩急有需庶免仰屋之歎乞皇上嚴勅該部應覆者速覆應行者速行時不可失誤則何及臣謹披瀝上陳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七月十五日疏上九月十一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卹死事申軍法疏

崇禎十二年

爲失事者已伏其辜死事者所當亟卹以勵人心尤望申飭行間軍法以肅士氣事竊惟人臣事君易稱匪躬殉社稷者春秋正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八

故爲社稷而死者皆忠之屬也皇上赫然行法失事者俱各伏罪而自去歲敵入凡有社稷之責搜城血戰力竭而死者何可勝計雖其間不無查核未著尙待確研而如有踪跡已明身膏血刃其事已著經撫按查確到部者似宜取者且烈者先贈之卹之使天下人知死事臣與失事伏辜諸人同殞軀而榮辱分焉死有重於泰山忠死謂矣又或有陣沒壯士守貞婦女搜鋒罵敵烈而死者似亦當不論貴賤令撫按查其本末確者旌之臣知皇上風勵人心務尙忠義不忘此週難盡節之人稍遲者埃俱確行之光大其舉而臣謂乘皇上行法之時與表揚忠義之事並舉先其確者徐查其未確者使天下曉然知盡力朝廷雖死猶榮一誤封疆死有餘辱有益國家豈其小哉彼死事之人已成白骨後世之名彼亦何知而臣諄諄陳之誠謂足以生激勸而堅志氣也伏乞皇上勅



部蚤核施行臣又以行間軍法言者前此封疆文臣失事將不用命也武臣失事卒不用命也向來行間御將驅卒軍法全無古有遣人陷陣不能還者斬之又有取民一笠者斬之今兵豈止不能而還且介馬逃所在淫掠豈止一笠而不聞行法猶曰前代事先臣沐英討緬合戰大勝賊死戰左師少却英登高望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其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賊衆大敗此我太祖高皇帝時法也兩軍對壘倏勝而却倏却而勝勝敗呼吸所爭止此所謂機也前此封疆諸人悠悠從事以致將士跋扈不用命一敗而身就法戮亦何愚哉臣尤望皇上勅部飭行間文武臣急講軍法封疆之幸實諸臣幸也臣不勝激切瀝陳之至 八月二十日疏上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糾邪臣疏

崇禎十二年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九

爲直糾邪臣幸逃逆案復列秩席乞聖明燭奸斥邪以正人臣之則事臣自爲諸生時見有刻成三朝要典一書其中變亂是非顛倒賢佞臣不勝憤恨指纂修諸人名手擊之曰此皆邪佞之人阿附魏崔以固祿位遂敢倒置國是至于如此擊其紙幾碎此天啟六年事也未幾皇上御極首逆伏誅羣奸以次就法欽定逆案頒布天下要典亂書付之一火臣伏在草野忻斯快舉不謂經今數年而纂修要典之朱繼祚復欲出而就大臣之位也臣聞逆案諸人事蹟多以要典爲罪案則纂修要典者多逆案中人而幸逃明矣幸逃兩觀之誅復免終朝之褫以節逆奸鼻息者當清明盛世猶得傲厠衣冠優游人世斯已幸矣乃出而就大臣之位豈不恥哉且也要典之焚謂其不可存也而當繼祚珥筆纂修之時史臣曰三字媿媿疊見筆削摹畫惟恐不工則其人品心術俱載其中



要典一火而繼祚之人品心術與烟俱飛與灰俱盡豈復有才力  
氣志爲我皇上司典禮之事而儼然秩宗于南哉臣察其本末屢  
經殫効而去曾蒙聖鑒勦其熹廟實錄副總裁而今有靦面目復  
希進用夫纂修要典者必不可以總裁實錄則不可以總裁實錄  
者似亦未可居宗伯之席也且爲人臣者始可以比奸取容久之  
尙可以徘徊進用患得患失鄙夫故智不肖之人尤而效之將何  
極焉臣新進之臣毫無依傍更與繼祚絕無嫌怨但以擊奸邪者  
言官之職誅亂賊者春秋之義臣少業春秋叨聖恩拔之言職區  
區愚忠矢心指佞不敢自負上負朝廷謹據實直糾伏乞皇上裁  
斷爲人臣戒臣不任激切之至 九月初八日疏上十四日奉聖  
旨欽案从奉諭旨務斷葛藤並不許借題參舉左懋第何得外滋  
牽附殊屬不諳姑不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十

應詔陳言疏

崇禎十二年

爲應詔陳言事臣辦事垣中捧讀傳紅因彗星乘象皇上下修省  
之詔且睿思及于政事諭諸臣直言無隱臣讀之而泣竊思皇上  
爲天下憂勤誠至如此天心未有感不卽動者人臣遇主尙不直  
言豈血氣之屬哉臣惟上帝所最愛者斯民皇上代天撫摩之所  
以愛之無所不至而天下多事口冠交訐因之國用不給賦役繁  
興皇上原以如傷之心行不得已之政而奉行者多有不善斯民  
困苦未可殫述前口入而殺掠者斯民禦口之兵無軍法制之殺  
人爲級掠物爲贄亦斯民冠所在而殺掠者斯民勦寇之兵無軍  
法而殺掠民大約如禦口者賣絲賣穀以供惟正者斯民而正供  
外有瘞餉勦餉練餉皆竭力供之亦斯民有司懼考成而敲骨剝  
膚血內淋漓以足正加額者斯民貪暴有司索耗私派假催科爲



虐而破產亡軀以奉之亦斯民嗟哉斯民天愛之皇上愛之而用  
兵牧民者刈之如草視若土泥使天下民溝壑離散往往而然怨  
咨之氣未免時有上動天心因而垂象皇上靡甯一念正與天應  
臣間保民者事天之實如斯民又安天心必悅彗星可隱也乞皇  
上留意焉臣又追繹皇上前諭旨有誠正功疎治平罔效之語聖  
學粹精將使治統道統合而爲一因思大學衍義補一書宋臣真  
德秀衍之先臣邱濬補之內有誠正之要治平之要而又各有條  
目凡安中國馭夷狄之道罔不備五經諸史之言罔不該太祖高  
皇帝嘗大書殿壁列聖屢令講之經筵天下治道實在此書其中  
意義適符聖慮伏乞皇上將此書特加御覽選而行之或令儒臣  
經筵進講於聖學聖治未必無補皇上天縱聖人何書不讀而臣  
以此書言者皇上萬幾之暇博觀易勞而精思不倦則臣區區之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一

十一

愚也至暫免行刑皇上好生之心一舉已遍埃垠而道里之遠文  
移之羈恐有臨期未達乞勅部卽刻馬遞飛傳庶皇仁速于置郵  
而四海民心偕天心交應若影響矣臣愚甚不敢不以實應皇上  
明詔伏乞採擇臣不勝惶悚之至 十月初四日疏上初五日奉  
聖旨有司借餉爲題私派虐民的各該撫按卽嚴查特科各直省  
停刑該部抄謄原旨馬上飛行傳示

遵旨回奏疏

崇禎十三年

爲微臣遵旨回奏並陳催餉抵京日期及交單緣由以祈聖鑒事  
臣于本月初一日行朝賀禮畢退至垣中辦事見吏科都給事中  
阮震亨題爲遵旨回奏事奉聖旨阮震亨職任掌科何得踵襲前  
弊祇以陸續送單開報塞責這回奏殊屬諉飾著議處仍速遵旨  
嚴覈以肅計典葉高標洪恩焰左懋第尹洗張淳何未交單也著



目行回奏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聞命之際不勝悚惕臣數載外吏蒙聖恩拔之諫垣以素自砥礪者因而律人獎廉惡貪是臣本懷發奸懲污實臣衙門職掌而至煩天語之詰真愧惶無地矣但臣抵京日期與交單緣由有不敢不陳于皇上之前者臣自十月十四日奉命催餉十二月十三日奉刻期督押之旨臣遵旨晝夜押催十八日抵臣寓所十九日陛見二十三日輪臣守科臣入科尙未發抄卽以訪單二紙交首垣科臣阮震亨臣抵京足未及停已報二人臣初到進科之日卽爲親自交單之日未嘗敢頃刻誤也至二十四日奉嚴行開報之旨首垣科臣約以三日內各報一人臣同官皆各報一人而臣三日內又報二人是臣抵京止九日而報四人且四人之中而有一甲科方面一甲科有司矣其單俱在吏科可按也當首垣科臣回奏之時或恐臣方自外來不能多報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七

而臣九日內開報之單實與諸臣三日內開報之單爲數相仿卽首垣科臣亦亟稱其當矣竊念臣受命飲冰凡事惟期敏慎不避勞怨卽催餉之役臣失韜有糾屢報有數不分晝夜于六十日之中催餉三百二十餘萬而懲貪黜蠹有關澄敘大典正臣言官罄心盡職之時而敢慢爲從事哉謹據實回奏乞皇上查臣催餉方回九日之中已交四單四單之中有兩甲科原非敢誤聖明俯賜鑒宥然恩自皇上非微臣所敢必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正月初二日疏上初六日奉聖旨知道了左懋第始免究該部知道

弭盜救荒疏

爲微臣目擊民生之艱深切饑民爲盜之慮敬陳弭盜救荒之議以祈聖明採擇以固人心以鞏盛治事竊惟流寇禍蔓七省始本逃兵倡亂饑民附之十數年間鴟張至此自臣奉命催餉初出畿



南盜賊滿路臣竊憂之阜交失事皇上勅部議設防兵嚴責成盜少息則弭盜誠貴得其術也臣目擊畿南至山左大約民生憔悴口蹂復值旱荒麥種未安春夏無望得食之期尙在秋成人心皇皇莫必其命流移號道路忍饑以待溝壑者往往有之賣犢買劍而棄耒耨竿者亦所必至矣不弭之則亂生不救之則弭之終不能止臣先以弭盜之議進曰嚴竊盜夫盜之熾也督撫難之初起有司事耳饑寒切身偶爲小盜易起人憊不知一人竊盜聚至十人則劫賊十人劫賊至百人則流寇千人則不可收拾矣乞勅下各撫按凡遇荒處令有司獲竊盜皆加等重治非刻也百姓當愛盜害百姓者何愛焉且使知爲盜之必死靜以守饑亂源止而後賑可施也曰責申報夫盜多者起于捕盜役卽盜淵藪而欺有司有司庇捕盜役且自匿過而欺府道撫按有盜交相匿安得不多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

三

乎乞勅各撫按令府州縣各令總練總捕官勤率兵役巡緝如境內有響馬劫賊不論失事大小印官卽以練捕失事之狀通詳道府撫按勒限緝之能獲則已不則捕官戒飭練總令該道以軍法網責勒限緝之不獲印官戴罪如印官不報別有訪問或失主告發印官以不職論如有盜殺人及失事重大羣盜劫聚而撫按不參印官以其狀聞者匿盜之過不在有司而在撫按矣交以弭盜爲本務而盜可弭也臣又有說者各省府治設有營兵如某州縣盜多或結聚難散非有司力可辦則道率該營將移駐其地解散勦捕期于無事而止如因循慢事至于決裂道及營將皆以不職論庶州縣申報爲有益而道將以各州縣之盜爲任內事矣如此而盜賊不息臣不信也乞聖明採焉救荒之議另爲二疏以聞



爲敬陳救荒之議事臣言弭盜矣又以救荒進者堯舜之治不離教養而百姓窮極甚至不畏刑法不有以救之而彼且曰上不我憐也但法繩我饑且死安能守法羣相鬱鬱易爲亂矣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者聚饑饉民使不離散也而目前宜行者曰散利曰除盜賊夫除盜賊卽臣弭盜說矣散利者將使捐助所捐幾何卽聖恩發賑可使霑浩蕩而非可常繼況今畿南山左皆有荒形豫浙江右又各災告各省未報恐尙多也救荒無奇真可憂思因思臣令秦時曾遇大荒無可奈何中設爲各里賑各里之法謹陳愚慮乞聖明採焉曰各里審饑之法州縣里有其長十甲亦各有長甲中各戶各有戶長以綱領賦役而饑民因此可知其數官示饑民具狀各書里甲而官散各里長里散各甲長甲散各戶長戶長于戶內擇一人爲首有鄉紳則鄉紳爲之或貢監生員則擇其

公平者無則擇其長有德曾爲耆約者報官定之爲首者約某所集本戶飢民審之極貧次貧待賑不待賑固難逃本戶之推敲矣審明者簿送官印鈐然後爲首者公議本戶某某出或銀或錢或粟米若干不拘多少積以成之貧者本戶知之其富者差等分數亦不待稱量可知也數定亦著簿送官印鈐銀錢粟米爲首者收之賑事可舉矣曰各里散賑之法戶長審定貧民約某日時至厰賑或散錢或散米或煮粥固聽其便但貧民散處未便往來而爲首者勞苦不堪或難日至守候愆期必致顛踣任非其人侵剋叢生兼饑民聚食自日達夜皆有可慮又爲散錢米之法銀則令易錢與米約某日時至厰一日卽散十日如散錢人日十文則與百文如散米人日五合則與五升如初一日散則約十一日再散直至停止爲首者不許失信而人食其實矣如朝廷發賑或撫按及



州縣設處者皆查薄分發如法散給分爲各戶合之而貧民不得食者鮮也但勅令事完日各州縣將散賑得法活人多者以各長報撫按具題旌賞勸者衆矣

再陳救荒疏

崇禎十三年

爲再陳救荒之議事臣道路間見流移之民有自南而北者亦有自北而南者問其所之皆云就食而就食之地實無定所又見其負擔推車扶老攜幼情勢倉卒必有棄捐不爲之所多爲鬼錄念此逃散他鄉孰非皇上赤子而忍不計其生耶臣有說焉曰官設賑賑貧之法各里貧民有歸矣里甲中豈無獨戶單丁孀寡莫告者卽非里甲中人又有乞食流民嗷嗷欲死如臣所言者須獨戶單丁許控之官令本甲鉅戶收之附食里甲所必不能收與乞食流民莫歸者官審之城外自爲厰請動預備倉賑之仍設處補其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五

不給一照各里散錢米之法官爲首十日一散而里甲外饑民可望生矣曰官收養嬰稚之法饑歲人嫌口累嘗見大荒至有棄嬰兒者旋棄旋逸不可得其父母彼亦生命尤屬可惻能行成童者隨民就食有嬰孩棄地者令地方抱送養濟院而官發穀令院內老嫗粥飼之官時親查焉嬰稚皆可活也此二議臣令秦亦會行之並前疏二議雖曰救荒實以止亂雖似煩衆實非迂難各戶雖有捐施並未賑漠不相關之人而適得睦族之美孟子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說也官卽有捐請設處亦賑里甲不收之人而非有難周之衆則文王先窮民無告之說也綱舉日張簡易可行如里甲中有放生怨咨欲開攘奪之端者流民有竊取人物者皆係亂民許爲首者及地方舉官嚴治之如臣所言弭盜之法自此民有得食之樂各無不靖之心散利與除盜賊二政首尾並行不



至相悖餘荒政次第可舉歲不爲災盜賊止息端自聖明致之矣  
乞皇上採擇如臣三疏所言不謬乞勅部查天下大荒幾處卽日  
具覆責令該撫按嚴行府州縣行之能行活人多者以卓異舉不  
能行與行之不善者皆以不職論州縣不能止盜賑饑不必別言  
循良矣道府推官不能令州縣止盜賑饑不必別言飭屬矣撫按  
不能令道府飭屬不能令州縣止盜賑饑不必別言察吏安民以  
副皇上任使矣乞聖明蚤賜施行天下生民幸甚 正月十一日  
三疏並上二十日俱奉聖旨該部知道

### 實廣皇仁疏

爲恤民之詔屢下聖明躬行堯舜之政微臣敬陳葑菲以俾實廣  
皇仁事臣數日間竊見皇上有免派勸餉之旨且諭張示曉天下  
矣又上傳煮飯賑京中貧民且諭使沾實惠矣皇上以堯舜之心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六

行堯舜之政自京師達四海仁聖之頌洋洋風動而臣不能不爲  
奉行者慮也勸餉免派旨在正月而天下各處派糧之期不一有  
正二月卽派者有三四月始派者臣計傳宣明旨遠有數千至萬  
里者卽近者藩司下府府下州縣亦動淹累月有先未知而派徵  
與已派徵方知而隱不以告百姓者皇仁有不及之地矣伏乞勅  
部移文都察院申明此意馬上傳各直省嚴檄速及而後勸餉之  
免實及天下百姓也臣因思昨歲練餉照畝已經檄傳後斟酌糧  
畝之間先後爲數不一自少而多者固不患有司之不傳自多減  
少者深恐愚民之未曉并乞勅飭各直省嚴查以清弊端臣又思  
張示曉諭文告冗繁吏書易于爲奸愚民亦實難觀聽如勸餉但  
大書十數字云崇禎十三年勸餉奉旨免派有司不許私徵如練  
餉但大書云某州縣練餉原炤該銀若干自十二年卽奉旨從



輕照糧該銀若干不許混徵藩司算數撫按刻板頒貼各城市鄉  
村而私派混徵可永杜也煮飯賑濟皇仁浩蕩人人感懷五城御  
史必竭力奉行以副任使而臣所慮者每城乞丐或不止一二千  
人百人一釜須巨釜數十春米入釜水火交用爲務至繁御史勢  
必委坊官坊官勢必另有委用之人委至數十人胥役賢愚不能  
皆一則飯之精粗生熟亦不能齊煮粥稍不如法或守候愆期皆  
于饑民未便又思貧民環聚望饗待食勢不得散千百乞丐結聚  
晝夜亦有可慮臣愚以爲散錢散米一日散十日之數以奉旨停  
日爲止貧民無守候之苦御史不必有委用之事必躬必親胥役  
無所用其手貧民需惠似爲更實臣前救荒疏已言此法蒙旨下  
部臣謂皇仁首敷可先行之輦轂下也伏乞聖裁施行臣因思近  
在京師饑寒羣黎已蒙聖恩天下大荒所在救荒止盜皇上勅各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七

直省撫按勿以申飭爲具文天下窮民俱需實惠矣 崇禎十三  
年閏正月初七日具題十三日奉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詔直言疏

爲恭陳敬天之實以應直言明詔事自風霾示異動皇上齋禱咨  
詢臣以爲雨至風回在旦暮矣而初三日大風初五又風黃塵四  
塞夜風尤甚臣終夜傍徨不寐愀然疑之曰自古帝王有齋居布  
袍敬天勤民如皇上者乎桑林雲漢無以加何天變不止也又思  
之曰去歲彗星之變朝下停刑詔而彗夕消何風不然已又思之  
皇上停刑之詔其實也而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  
卽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尙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直以實進練  
餉之派以益軍實皇上不得已之事也餉因兵派而皇上減兵以  
省餉天下已共識嘉惠萬民至意兵減而餉未減者皇上爲國家



經費計且恐一派卽減萬民未必知而貪吏藉以飽其私也臣乞  
皇上下一詔曰練餉今年全派外明年兵若干餉若干其加派之  
數預使萬民知而吏胥無所用其手足食足兵而使民信之千古  
政事之經也萬民視聽卽天視聽事雖在來年而實已見于今日  
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刑獄以待有罪亦皇上不得已之事  
也罪輕罪重皆彼自取雷霆雨露有何成心捧讀傳詔慙慙以刑  
獄問矣臣乞皇上取獄之輕重而一一審之睿慮以疑信之界爲  
人生死之關厥罪爲何于法奚當信于法而信于心無論疑于法  
而疑于心者與夫疑信半者酌之議之自古治道備在典謨虞舜  
古好生帝皐陶古執法官而所以明良相告語者曰罪疑惟輕而  
已矣誠釋典謨之旨下明刑之詔皇上停刑一語可以消彗星豈  
明刑解網而不可以返風乎如此而天變不止臣不信也臣具疏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天

間見南臺臣胡接輝疏南京有雨土雨灰之事又前總漕臣朱大  
典疏內鳳陽地震數見有聲如雷皆起西北而數日暴風亦俱起  
西北災異迭告人心懼憂內順外寧理本非二凡所以內消災沴  
外靖邊疆者惟恃皇上一心臣敢不避斧鉞據實直言以効芻蕘  
伏乞聖明採擇施行崇禎十三年三月初六日疏上初九日奉聖  
旨貪吏私派的你每科道官遵諭糾參不得溷陳塞責刑獄另有  
諭旨了該部知道

按季摘參疏

爲遵旨按季摘參事臣六月二十八日至垣辦事七月初一日接  
註銷事臣以作令稽察縣吏之法程部中諸司吏期以五日集吏  
註銷限以額不及額者懲之雖足額矣查其應覆不覆應催不催  
者懲之法之所在吏弊生焉隨有不宜註銷而請銷者矣查其愚



則懲之又有不應註銷而移文請銷者矣查其欺則嚴懲之程至三月完者種種未完亦復多有而季參之期至矣臣竊惟洪範八政莫先于食周官九府濟用以貨自古及今金粟流通仰裨國用所以關本末之計操邊腹之急者何如其重而堪此泄泄耶臣謹摘其事之大且久者三十四件伏乞勅下議罰仍立限嚴催而國計有濟矣臣因註銷一事見其中非某處兵荒加額難完則某處參罰開復有待而歎時艱計誦勞我至尊歷來言財利之臣不及古人遠甚也漢家貴粟實出賈鼂世之儒者羞稱桑孔臣嘗閱漢書孔僅桑宏羊之言利也其所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者大約困商原非加賦而猶能設法令民入粟使太倉甘泉食滿而邊餘穀夫商亦民也困商尙非王道所稱至今議者謂耗漢家元氣歸咎桑孔而況困民不已豈生財大道乎臣所鯁鯁爲生民慮更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九

國計慮也臣前有貴粟宜講一疏已經部覆奉明旨如議申飭行更望司計者推廣此意設誠踐行行之久而常平倉可舉邊腹皆有常平倉而粟紅貫朽之治可計日至臣非虛說也臣嘗見各科臣摘參疏皆附陳一議因敢并及之乞聖明採焉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疏上十九日奉聖旨這季參未完內動稱屢催改限及過限仍舊不給各該撫按俱屬玩泄卽著該部照限嚴催分別難易遠近參來罰治



御試策

附問

目今邊腹多故整理爲先或者內平寇以安民乎外殲敵以雪恥乎東復大寧以壯左臂西恢河套以強右股乎必如何始復祖宗之舊兵必歸衛以爲軍餉必歸屯以爲食足食足兵必如何始遵聖祖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之良法諸臣各據謨猷務期言必可行行足爲法逐件直對勿作浮泛故語勿爲虛套文章或此數事之外別有本圖朕將以明切簡要定諸臣殿最特問

天下內患寇外患敵皇上勵精以圖天下太平計日可待而此時之寇尙未息敵尙鴟張生財之道日增養兵之用不足至煩聖慮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一

下間及臣敢不竭愚以對流寇之患在勦撫不得其法勦之者寇之所在兵則避之偶爾相值則塘馬賊與兵之塘馬相約以言矣賊之精銳護其老營仍以精銳綴之而以所擄之民充爲新賊并其新所掠婦女金帛令處其後兵至而殺其人以爲級得其婦女金帛牲畜以爲已有有塘報所稱某陣斬級若干奪獲若干卽此也賊乘我兵之掠見勢大則護老營而遁固未傷其精銳一人我勢亂而弱則還其精銳以擊我小敗不報而塘報中往往爲賊所挫者皆坐此也破此弊而前之精銳長驅殺賊後另設斬級收輜重之兵使賊喘息不定老營破敗而一枝盡矣又一枝繼之兵威立而後撫可行也如此則賊可息也有道之世守在四夷自古記之故禦夷之法周得上策守之謂也遼左我國家臂地淪之他族海內已切共憤而又三入畿輔所宜亟滅之以雪吾恥但方議兵議



餉而百姓瘡痍未復皇上料未忍卽勤出塞之師須先有以制其不能入而我後可徐圖滅之之策也丙子間七家嶺地雷伏而彼不敢東今年春冷口地雷伏而彼出青山口此可知彼之所畏矣而守口之將須用遊擊以上副總兵以下守之以其權重可以制士卒而遇事不敢苟也其偵探傳烽防守之法莫備於先臣戚繼光獨不可做而行之乎其稽查之法各口應各繪一圖冊某口地形若何某將守之某敵樓守兵若干某礮臺守兵若干各器械若干一兵食餉若干彙呈御覽則三協情形在皇上掌中矣先三令五申之皇上時差風力臣一往抽查或兵不足額或餉不如數據實上聞輕則罰重則斬其首將并罰其帥而不查之處皆不敢不竭力以守矣新舊兵幾五六十萬以擁天險彼無羽翼豈能飛入守境旣固而後選精兵二十萬分爲十班每番以二萬往撓亂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一

之或出沒於山林或往來於島海使彼來則不能入居則不能靜而我又或結插罕以疑其心或招朝鮮以約內亂著者皆動使彼內惑而我之叛將掇民向在彼中爲彼用者皆可結而用之使疑而殺之也如此而敵始可圖也強敵旣服而大甯以東漸可恢復皇上所問強右股之說始可以積威漸次謀之雖如我聖祖之犁庭掃穴可矣聖祖設屯地於各郡縣以養屯軍而田之所出卽爲餉食屯糧之軍卽爲兵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之法甚良法也而其法久廢者則以耕屯地者非屯軍而應卯者皆顧募之人雖有其名而不可得一人之用兵與餉兩匱矣今有可行之機於此皇上今令各府州縣添武官添兵矣而兵餉實未有所出漫令有司設處非派之民間安處乎練餉已添之後百姓膏血幾何豈復堪此皇上誠下一令武官不必別求也卽於衛所指揮千百戶中



選用之軍不必別募餉不必別設也各郡州縣之有屯地者卽令其屯軍戍于其地守其地食其粟而牛種則該有司設處給之設處牛種固少於設處兵餉而牛種設處一年次年軍可自備又勝於年年設餉以苦小民利害又較然矣府皆有屯地如州縣無屯地者則令有司查絕地荒田買閒田以養無食之屯軍戍於其所久之所置之田卽屯田矣設處買田之費可以永遠亦愈於年年設餉養軍也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可於一二年間見其效矣在皇上毅然行之爾臣遵聖語不敢粉飾乞皇上採擇施行天保采薇之治臣且將立觀其盛焉

### 求治策

從來天下之治君臣上下之間莫患於各規其所便君而不規其便則念與理爲徒飲食起居以及子奪嘖笑之事皆不存於嗜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三

而止存一孳孳求治之心臣而不規其便則念以君爲依身名之慮富貴貧賤之圖妻子親戚朋友之屬皆不得盤據於中而分之而不然者惟已便之是求見君之孳孳而求治也則以爲不便於已而反以爲病我皇上明德在躬御極以來夙夜不遑以憲天法祖爲事而求天下之安可謂勤且切矣天下之事患其不求求之未有不得者也又患其求之而旋置求之不已未有不獲其初願者也草茅之中咸有起色以爲且夕可見雍熙之治而諸臣或有過計則諸臣之圖便者多耳虞書之稱帝堯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洪範有之思作睿睿作聖聖者言其心思之無不通也易繫辭有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者言其心思之鼓舞而不倦也記有之弛而不張文武不爲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文武之號著於周而其實已見於唐虞則知言其德之全而屈伸變化如環之無端



也故當日稱頌之下繼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帝德如堯既聖神矣旣武文矣豈復有怠荒之可虞而其臣颺而貢座右哉蓋能聖神不自聖神能武文不自武文皇皇然日進於自強不息之道以法行健之用理據於上而無以理勝羣下之意因無有臣下不逮之喜則聖乃愈聖神乃愈神武文乃愈武文而蒸動於上下四表之間固知臯陶之言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卽無怠無荒之旨而廣運之稱罔愆之贊一而已矣愚臣所願效芻蕘於今日者止此耳豈敢謂糾虔懲忒之爲過施而以廢棄之寬慢易之簡進以違我太祖高皇帝之聖謨哉爲人臣者逢不世出之聖君又值國家多事之日當一却其身名富貴妻子種種之念夢寐棲息一以無欲爲主不敢自規其便而惟與吾君孳孳求治之意相副則惟恐糾虔之不容懲忒之不嚴矣我皇上固不自便而惟以便天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四

爲慮深抱其不自聖神不自武文之德以與人臣共治天下凡事見其名必責其實凡人錄其長而使補其短與輔臣言治道與銓臣言吏材與戎臣計臣言兵言食以及百官庶司莫不循其職而求之夫循其職而求之固彼之所不辭也君不肯逸而臣不肯辭雖堯舜之德唐虞之治何以尙茲哉

擬上御文華殿召見天下入覲監司徧詢地方利弊諭以訓

飭有司愛民勤職羣臣謝表

崇禎四年

伏以聖人灼萬化之根惟勤百姓明主握庶幾之總用勑羣工寮室宵嚴敢忘馭索之訓形階晉接忽聞渙汗之音帝德惟昭臣衷自惕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之所託者民鴻澤實爲邦本民之待命者吏羔裘自我人居天地性情惟人是貴帝王樞紐以愛爲先故安人修己之全而弊吏仁民之要虞明黜陟視



續咸熙商懼禍謫惟稼匪懈治莫明於周禮民力日限於三法再  
詳爲漢書國租時蠲其半皆有愛養之政是享長久之休惟我太  
祖高皇帝握符初年訓羣牧以休息之道而萬方大定嗣是成祖  
文皇帝纘基始載戒有司以仁愛之方而四海永清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聖智有臨帝德廣運日壑星圖揖讓登於靈臺海髮山衣  
綈羅歸於帝輦周旋職百神之位經綸懋國家之心上帝鑒觀以  
求寧下民引領而望治固已焦心民瘼夙夜弗遑勵精政圖輒謀  
不厭矣但時事因仍既久難驟施一旦之爬搔况寇警驛騷未安  
不暇計小民之筋骨今日議加兵明日議加餉按而求之蒼生有  
口難呼責成者太急奉行者無良效而尤之赤子無心可割誰是  
思變通之劉晏豈有善撫字之陽城正供亦竭民膏羨餘仍索公  
加已增舊額私派旁生有吏長呼終年納賦可痛哭可流涕洛陽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五

易動賈生別垂老別新昏劍閣難尋杜老民生莫賴吏治爲何正  
求息民之方屬修入覲之典有鼠尙爾貪糴民宜適者奚郊無鹿  
可以隨車臣所述者何職揣衷汗面聞命驚心猥承宸咨敢悉鄙  
慮論今日之百姓實逸少而勞多思撫民之羣謀正弊多而利少  
委骸荒葛其狀不堪作圖弄兵潢池乃情益復可泣又承諭以訓  
飭有司愛民勤職謂羣黎雖弱實關治亂之機而長吏有權得制  
安危之命核吏之法毋略慈惠而尙浮華御民之情莫急催科而  
忘撫愛民亦勞止汙可康哉臣等愧長孺之愚忠讓鄭俠之隱痛  
皇皇原隰雖亟維駒芄芄黍苗久稽陰雨奉絲綸以仰德叩木石  
而論心敢不敬我在公用以奉君昭假伏願通天下如一身足國  
家惟百姓晝耕農於屏上如對薦蓼之容驅貪吏於民間大嚴脂  
膏之戒將吏清民息安民繇知人 不難古帝所難且復性遂



生邦寧以本固天下共樂吾君之樂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從祀議

學術人品非二也聖賢之學皆起於身心性命之微以見於君臣父子之大而天下國家取舍生死遂以廣其施而究其變蓋學之之極而品以出焉學鑑也所以含攝天下之品而明其得失品衡也所以稱量天下之學而制其輕重人之自觀惟是操鑑而照之以觀人惟是持衡而評之吾之爲此說者何將以論世之從祀孔子者孔子以匹夫垂訓後世六經之教見於天下而天下有志之士赫然知道德之重而富貴爲輕立身行道往往附六經之理以有成而散見於口舌筆墨者時與其微義相參天下讀經者不能驟通往聖之微時借解說以見六經而傳遂與六經并垂于天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六

下以爲表章聖道可與當年身通六藝之流者比肩而遊以同其血食豈謂爲其事者之食其報哉以示天下後世之士但有志於身心性命者卽有可以爲聖賢之理也云爾此典始於漢延光定於唐貞觀以至本朝而大重之凡天下人有合於此者亦得與焉爲世道人心慮深遠執事所詢將以從祀諸人愚竊得取其大意而提衡之論往代之從祀當以羽翼表章爲主而奇犖卓絕之行不與焉國初之從祀當以理學爲主而忠孝節義之事與參焉今日之從祀當以忠孝節義爲主而語錄文章之屬不與焉秦火之餘六籍有自壁間出有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解者何可勝數漢儒註之疏之功與六經同至於宋而諸儒又爲詳明之俾人人知意義所歸功亦與六經同至於後而華夷淆亂不復知有君臣父子之義理高皇帝出而廓清之周程諸儒之解說俱在能闡明



寡矣以理學爲宗而使六經之教大絕於我明功亦與漢宋諸儒等至於今日以六經收天下士家傳而戶說之聖賢之道非不明也特皆謂聖賢之言空傳於後世而今世之人不可以復爲聖賢遂分誦讀躬行判然爲二於是誦聖人之言者躬盜賊之行而不以爲恥皇上思以從祀之典廣示風厲則昔若于已往之賢臣擇其合于忠孝節義者入之而訓誥之事其後也又莫若于數年以來或死于王事或死于奸人忠孝節義之心迹曉然于天下而無所疑而深有合于聖賢之旨者與先臣同議人焉蓋忠孝者學問之根本節義者聖賢之藩籬根本旣立不必問其枝葉不破聖賢之藩籬而何不可納之門牆之內哉執事所詢者先臣也而愚并以今人應者今人天下之所習聞且見也夫所習聞且見者亦旣躋于聖賢之域則我亦可翻然而自奮矣風厲之道莫切于此寥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七

寥先輩人或以爲不可幾及而讓之耳伯夷叔齊當年無著述之書後世無文章之譽而一則曰古之賢人再則曰餓於首陽之下夷齊雖賢得此譽而名益彰則知孔子之所許矣所許如是則知從祀孔子者矣

常平倉議

崇禎六年秦大饑韓城令左懋第自五年冬來令無雪春雨遲遂無麥夏又雨少秋霜早殺穀無禾六年冬又無雪麥子不入地七年春又不雨韓大饑自十有一月至於六月民嗷不能口者萬計僅餽口者千計食充腹者百計爾薦紳先生哀之議以各里之人收養各窮高下相錯蓋以期活人民不至靡遺然殫相望余哀問之皆曰韓地狹俗奢不積粟今歲饑至飯草木與土石人多死噫可悲哉余爲之嘆韓民好商賈棄本務余繇汴雒來韓途所至華



衣裳而迎道左者皆韓人也余固知末不勝本矣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賈饑至而窘固其所哉余與薦紳先生又議爲之所皆曰賈多則農稀地小則粟少粟易翔貴市不得平民是以常饑余爲之屈乃讀古人書而得之李惲之言曰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便農貴時減價而糶名常平倉民便之唐劉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得其平而已矣因與薦紳先生議余以俸易粟一百石實之諸先生各有捐繇城以內達諸四野士之禮民之義咸在焉得二千石余曰倉以常平矣毋置官倉久或以爲官也吏胥之猾得與手焉將不平務任得其人非薦紳先生主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八

之者老司其出入不可也毋借邑雖有大役非歲不得動焉於邑公地謀一所貯粟額以常平義倉薦紳先生議每歲二人主其事鄉耆老有行誼者歲二十人春粟貴糶常賤市價一分而所糶之貴薦紳貯之至秋賤貴市價一分糶隨其高下貴賤奪其滿盈茲歲所積卽爲粟母不至再煩人三年兩熟以漸生息不多取利而市價常平然糶卽市倉門勿與他市混又勿與富人斗無過二以便農而濟窮也積久行之遇饑有小中大之不同或大賤其價糶或借之使微利償或捐以賑或粥以餉得彼三人者之遺意而變化通之而要失吾常平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得其平而已矣

廣硝磺鉛議乙亥春

中國陽明之氣外國陰類故中國之勝外國也恒以火火得天氣



健而不息凡天下之陰氣皆受伏焉盜賊亦陰類其事逆其行竊常乘人不知而匿伏深山斷谷之中與陰相依然則吾之制之也亦以火韓自庚午歲後盜入境輒挫去自茲以後積有其器曰大將軍五十有二曰百子砲一百八十有六曰三孔鎗七百有十募得其人曰商州人曰真定人皆能升砲入礮焰之掌上手不知以効迅力納鉛丸於器試之碟上中秋毫焉以教多人皆然陽氣大盛陰翳滅消斯亦陽明之驗矣余有慮焉器與人不窮而所用之資多爲貴與薦紳先生議廣之廣蓄數千斤余不佞又以俸易硝二百斤鉛二百斤薦紳先生各易如許士之禮者易如許民之義者易如許各著簿約於正月二十有七日會於公所較其數余不佞所易者貯之庫各易者各藏於靜密之地正月陽之大來也陽來而人人抱一陽明之意家蓄其氣斯亦大易日新之積也而于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九

以合吾一邑之陽氣以制倘來之陰豈不光且大哉

鹽政考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湧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圍強邊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畱行商人且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



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也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收支是居貨罔利則非禮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于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畜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自宏正間始也或勳戚賜恩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十

貫魚煩同積薪有數十年來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蕩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價湧貴而人欲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日夾鹽者私鹽者狡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袴腹而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者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軸千百爲聚行則飛鳥止則狼踞輒殺傷官軍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徽察有加焉猶日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弭之故鹽



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艱若畫一藉令任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于區區之鹽政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論

人知身處天地中與萬物俱出入而不知其係屬之處乃在幾微要渺之間返觀近取而天下之理不外吾身而得之何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中有生氣爲之芽動往來萬物之所繇出夫萬物者天下之散辭也有有氣而無質者有質而無知者有知而無識者有知有識而不能自善其用者皆物也皆天地生氣所寄而何可聽其散處散則無統無統則亂爲之求其所聚則還就天地之生氣與萬物俱出入者求之有受天地之氣而不著於氣不物於物者不逐散而居而散者不能外焉是其統一之宗而已矣先儒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十一

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識仁而一體之說可得而竟矣仁者人也有五官百骸是名爲人豈獨仁者有之惟仁者知人官之卽我官人骸之卽我骸未也逐流而翱翔其流無極執末而揣契其末必舛安在人官骸之我官骸哉惟仁者知我官之卽人官我骸之卽人骸人不一而我則一矣人之官骸不一而我之知則至一矣一知爛爛昭於其中而周於其外任天下之紛紛雜沓而莫不可以靈明相取所謂心也故又曰仁人心也仁者天下之聚辭也然先天地而後萬物何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始者氣之所本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生者質之所成也天地虛位而以乾坤爲用故乾坤有始生而萬物有氣質萬物有氣質而是生知識至萬物各載一氣質知識而天地之力已殫而天地之心無窮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而後以萬物之命爲命故傳曰元卽仁



也仁人心也誠位乎其中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地萬物大父母而仁者其宗子也豈虛說哉言萬物不言民何也物者辭之大凡也言民而物之數不備舉萬物而民之事始全天地之間如風如霆皆有氣而無質雨雪霜露以及金木水火土穀之屬皆有質而無知鳥獸之動勞至跂息蠖蠕之微皆有知而無識凡任天地之騷使受天地之繁滋者皆物也而實皆以備有知有識者之用則百姓者物之最靈者也被天地之生氣最厚而多厚則多恩多恩則多怨時數有不齊則怨天地情類有不合則怨萬物于是百姓與天地萬物判然爲二舉天下之人皆與天地萬物扞格而不相合而乾坤之體破碎極矣仁者出而合之凡庶徵之愆伏五行之消長鳥獸草木之不若其天皆引爲性命之缺陷而不敢安蓋惟其視人我爲一故視天地萬物皆無二有仁心而有仁政仁政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三

而民氣樂民氣樂而和氣興和氣興而天下無不仁之物天地始無不仁之時仁者始快然無餘憾也曰吾以全吾體也今夫人之一身首之髮不可以萬計身之毛孔亦不可以萬計然牽一髮而首爲之覺撓一膚而衆體爲凄然則雖謂髮皆吾首而毛孔皆吾身可也斯非天地萬物一體之說哉言仁者而不言帝王則又何說耶帝王治天下之法一以吾道治之而不可恃其治天下之權不可有以我治天下之心自謂帝王謂我治天下則理藏於中而有氣以雜之我所以仁萬物者或求勝於萬物而不合其本來之生氣氣水也天下之萬類浮物也水太盛而物之大小畢浮而畢竟大小之物不能化而爲水抱仁者之心而無求勝萬物之意則氣化而爲志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而天下之大咸化而爲我矣然則遺乎我而求之物以爲仁與此又向者孔子之所非也孔子不



云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者體也欲立欲達者己體之自知也立人達人者辭己以知人也知如日然光明之體在我無物不受光而無物爲我用光之物但用其知於人而仁有揀擇不起其知於己而仁無本源有本源無揀擇而日之所以照萬方帝王之所以仁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是故天至仁而有日但以氣生萬物而不自有其氣氣有所受也而光有所奪則食之者至帝王之心至仁而有知但以氣通萬物而亦不自有其氣氣有所屬也而明有所蔽則亂之者生日食則晦心亂則私而天地萬物亦何一體之有哉始知子貢博施濟衆之說正以仁求勝於萬物之失而不善養其知也能近取譬之說不第教以仁而並教以智矣故帝王之學先致知而自能仁識仁而自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

初抵韓城與親友書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三

僕以迂陋之質謬承足下至誼不以為不材而棄之吾邑正當兵火僕迫選事奉老母而出一至都門聞吾邑被圍心如刀割賴足下合吾邑之力共相擁護逆賊宵遁城池安堵僕何人斯賊侵吾桑梓而不獲與諸尊親分一日之患難每思及輒熱面疚心因念祖宗邱隴先人廬舍皆藉明賜以晏然無恙感激之私積於肺腑惟有遙瞻九頓而已僕一官謁選遇太宰杜門謝政延至中秋始就而生之不辰得秦中叢爾邑一城斗大與晉止隔一水連年爲流賊蹂躪之殘區僕九月出都門十一月始抵韓遇舊令遠出未代卽遇流賊大寇河津第未任之身卽爲之徵兵調餉防河守城所幸客歲冬和禹門一帶冰橋未結賊徘徊而未渡第遠遯一日之安矣又苦者韓邑之境西北皆山也山中舊爲賊窟流賊雖去復遣杆子手賊五七日出搶掠山中之地民不敢耕而近山之



民夜不安枕又爲之請募兵與鄉兵分爲十一路極力驅除賊於冰結險流逃於晉中止餘三四十人盡以尺組繫之令歸農而僕將使韓民舉趾入山而耕矣但賊殘之後民喪其半地荒其七人多包賠之累吏違撫字之心終日操尺箠以課有皮無肉之赤子而責其稅稍急之不忍於心而稍緩不可以爲吏民不安其生吏難盡其職正不知何以靦顏百姓之上而食朝廷俸米也伏冀高明有以教我价旋肅勒蕪言仰侯起居道阻且長不勝依戀無物將衷統容嗣致主臣主臣

自韓城再寄親友書

僕匏繫一令久不奉足下顏色未嘗忘於夢寐而未獲走一价仰訊豈僕之敢自外而所以蹈罪而不暇者有繇矣僕自壬申冬令韓而民愁於境寇聚於山未敢安枕臥幸寇驅民耕以爲可無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七

而癸酉春夏雨俱不足日率父老兒童執柳條驅早魃爲事秋霜早殺穀一歲麥禾大無冬又無雪十二月流寇千餘自晉渡冰侵韓境僕親戎服入山五十里督戰士於河上驅之二月又自宜川境踏冰侵韓境未幾去僕會司兵者使率健兒追一百二十里斬其百餘級此時卽有賊自延安南下以千計知賊敗乃走未幾三月賊復收餘爐入寇復會兵蹶之遂遁不復返矣三月之中流寇四侵於境且晉寇自北下者塞潼關以東道南而商雒西入於漢皆盜藪而韓以斗大城懸於黃河之岸此僕當寇之苦也春又無兩民饑甚始食草根繼剝樹皮盡則剝人而食者有矣始爲捐俸勸賑之法不繼爲各里賑各里之法里甲之不足者官設賑之里甲所不收者另爲一廠賑之嬰兒棄於市者令養濟院收發粥穀餉之餘棄於道者令耆老理之而令儉甚矣兼以積粟之家閉



糶斗米至六錢以上而饑軍五百日嗽嗽待哺鴛者時出蜚語搖亂吾民而市斷不可支且夕官衙至懸釜飢以待而軍民可知也乃設爲平準之法私糶者禁必致於市而復立鄉人之老有德者四人爲市長以防小販之囤買牙行之妄索而市稍稍有米至四月兩稍足軍民稍有生氣初分俸犒軍不足高堂之簪珥爲盡而見溝壑之瘠恨不自割肌肉以啗之此僕遇荒之苦也民苦如此而爲令者亦安忍急催科以求免於功令而爲鞭扑之事哉考成不免正未知所稅駕耳小价回肅此奉候起居并道僕所以遭兵荒之苦况惟高明憫而教之不吝金玉以開愚陋使災邑敝令得有所奉以不隕越幸甚臨楮不勝瞻依之至

韓城三與親友書

懋第自爲秦令六七兩年踵遭兵荒料足下聞之矣至八年七月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五

有流寇數千攻韓南二十里之芝川芝川有城韓咽喉地也僕知一張司訓可與言守夜語馳往守之賊方以門版障矢石脅入攻芝川而司訓督士兵民擊殺賊甚衆攻三日不勝而去雖未攻縣城而南鄉蹂躪甚矣寇未至而蝗已生蝗去而蝻復出賊所踐踏之餘復爲嚙盡而灾遍四郊十倍於賊秋穡一空矣乃十一月而有流寇數千侵韓西四十里之薛峰又數日忽有數萬如風雨驟來直薄城下蟻屯東北二原俯瞰城中未幾而四面咸集懋第以靜諭士民而火器擊其屯聚者以步兵與其零騎接戰先日照吾邑城外圍築攔馬墻而於墻內築敵臺設火器伏義兵以禦其攻而賊遂未攻城而移營於城北日出賊騎週圍縣城意在坐困而懋第閉其三門畱一門日數啟閉薪米之出入不絕賊又乘吾之啟門而拘掠我百姓畱其父母妻子於營中而遣其人以雜民入



城或爲市物或爲探虛實民亦遂受其愚弄而爲之用幸鄉紳士民合力搜得數人皆極刑治之或懲而縱之使往使知吾城中不肯容奸如是者二十日大約或以衆騎突攻或以零騎旋繞倏屯營於西條屯營於南四野焚掠火光蔽天雖鄉勇斬獲其頭目數人斬賊級數十奪其馬騾百數而何足當其焚殺萬分之一戒因無奈城何復以零騎縷縣城而全營移芝川之右環而圍之者十日或以多騎突乘如攻縣城而又於雪夜令衣白賊數十人又以羣羊亂其聲而暗襲芝川幸先委趙丞在彼專守夜宿城頭聞其聲以砲擊之獲全大約賊猛而狡皆如此類未幾大兵至而遁入山兵去而賊復出直至九年正月十三日始南入邵陽界前後四十餘日環攻一彈丸之邑而懋第爲之固守以請兵乃兵至而又慮無衣食之兵未至而張虛聲以恐嚇賊兵至而齎餼糧以隨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七

彌奸布間日嘔心血四十餘日枕戈城頭目不交睫孤城僅保無恙實藉韓之紳士同心與民合力而賴洪庇以有此而孱弱書生之伎倆盡筋力亦竭矣賊退而單騎遍查四鄉村舍皆爲瓦礫人民存者皆帶瘡痍缺墻破屋之中惟聞號哭懋第忝在守土情實相關聞聲而腸爲之斷對泣而淚爲之乾試想似此人民卽加意撫循何救於殘黎而尙爲一已區區之功名因功令而遭鞭箠以迫無居無衣無食之百姓而完國家之稅哉功令卽不寬我亦且甘之時正爲請命請而不得引竿刺船之詩懋第將再賡之矣知已有以教我乎西陲小吏四年在荒旱之中數月受圍城之苦因此倥傯屢踈仰候罪何可言茲因老母旋里遣役專詢起居小兒敏生歸就童子試正在穉年尙有惰業并黃口氣習乞足下叱而教之此懋第所惓望於長者耳有懷如縷弗能一一也



與趙別駕書

弟與兄丈相隔止一衣帶水而未獲一晤兩從芝川張茂才得吾兄手書一贈弟以扇頭句一贈弟以兩玉紐兩象章弟皆拜而受之屢問其有使往來否而皆未偶後遣使往候而兄丈儼然讀禮矣秦遭兵荒之苦不可口盡詳前楮中遷延至今始得遣一介致區區之奠伏冀鑒宥勿罪羈遲則幸甚矣

上陳明卿先生書

門生懋第拙陋無似辱吾師大命使擬撰勅草五道聞命之初恐愧戰慄知不勝任嚴訓之下不敢重違勉爲之莫敢自秘蕪醜以獻竊思詒之起也助于商周其中告戒殷切全以渾噩之氣與臣下相取至漢諸詔稍用文章然意真詞簡達意而止猶不至粉飾及唐以駢麗文取天下士而上衍陳隋之習詔誥亦多用之延宋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七

及今相沿未改遂以爲詒誓體應如是而古初一段樸誠之意遂不可復見大約駢麗語取青配白求工極態原臣下恭敬奉上之辭尤同儕往來稱譽之事大哉王言似應有辨治天下以實不以文此其大端矣竊謂今日之勅宜一去駢麗用漢之質取商周之氣寧樸勿華寧簡勿繁寧勸戒之意多而獎譽之言少非必謂古穆如初先得其意而可矣商周詒誓渾渾噩噩而聖人猶云詒誓作而民疑叛况駢麗語而使人相信以爲治乎懋第草野無所知識生平執陋不敢違心作一言欲爲駢麗之語則不敢欲稍就樸古則不能是以經今七日不敢措手勉以此意撰草感吾師國士之知又仰體吾師堯舜事君之意凡有所見敢不盡情妄臆綸綽之宣得一存典謨詒遺意洗唐宋文飾浮習亦今日循名責實之一端也敢以膚見隨草上呈伏惟嚴郢賜教不勝悚切惶愧之



答楊茂才書

都門握手迄今耿耿每欲馳字問昆玉起居而風聞已歸吾邑每緣尊大人札中附問而手翰遙頌恍如對清光而聆元屑也讀大刻琳瑯盈帙使俗吏几案間頓有文明之氣佳墨如許深博而不遇按劍者誰耶天豈可問乎斗間神光夫何可掩瞬息還君大物耳不佞宰斗大城如蝸負角遇奇荒又值軍民雜處心力交殫而無毫髮之益只恨讀書時草草不會確有經濟臨時無可措手惟可與知己道也肺腑間亦不復靈氣何以請教言之汗下使旋肅此奉復并候貴宅康吉大親翁住里門耶乞便中爲我道意別諭心感其相念不佞已時切夢寐也并乞致之有懷如縷莫能一一姜卿暨年兄有聞問耶間已生子何喜如之無便走賀如有通問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一

七

可爲附一聲也出刻三冊前已呈覽再附請教

與黃侍御書

旅次相逢眞如夢寐國難家憂惟有飲淚遵命未敢強謁悚歎殊甚途中一芹未足當老年翁一茶不蒙茹反增愧矣弟卽將行矣更有所賜教否或冬初晤耿光於島上乎率啟不悉

自燕京寄弟書

左岳到知大娘喪事吾弟在家一一成禮使乃兄得一意報國此情此義當與金石同不朽生死不敢忘也彼之雷乃兄不過暫置以俟和議之成似無惡意大約正月南行矣幸而南旋則報君命幸而自東而南則先哭大娘及五哥之墓而後報君命不幸而有意外之加則惟有一死以報君命效宋之文天祥作地下遊雷正氣於千古耳賢弟書中守制一語誠乃兄痛哭之所求也但乃兄



宜守制於江南不宜守制於吾里人亦豈肯聽我奉大明之正朔而守制於里門哉賢弟可以意會矣

左忠貞公文集卷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涇縣潘錫恩校

九



左忠貞公集卷三

明左懋第著

涇縣潘錫恩校

孝經序

孝經一書孔子與門弟子所論著而不列於四書者必謂其事庸  
辭易而小學之書也夫四書首大學其理約而全而天之所以命  
人與人所以復天惟中庸言之詳有以致其實而盡發夫微顯原  
委之理天人之際明焉矣張子西銘以天地爲大父母而吾事之  
盖得中庸之精微而爲此言而實本孝經事父孝事天明事母孝  
事地察之二語噫中庸蓋本孝經而作也余謂孝經宜後大學而  
前中庸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開生人之大端而以孝經爲  
根柢中庸以究其天人始終之極致孝經一書原與四書六經並  
深遠于天地之間而小學脉之哉梓之韓者將使士與民讀吾善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

本附西銘者張子得孝經之意也朱子西銘解並附

春秋陟帖篇自序

余小子之治禮先君子命徙禮而詩亦先君子命再徙而春秋先  
君子未嘗命而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有言曰春秋余左氏書兒  
輩無學者余側心識之而未能先君子逝癸亥之七月至甲子十  
二月葬余臥苦侍先君子柩者十有七月而左氏書一語未嘗敢  
忘因於讀喪記餘讀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其中與經義相發並  
其文古奧字句奇質者泣淚滴石青以標識之但憶先君子之言  
而尙未敢徙詩治春秋丁卯秋試不遇歸理書箚得春秋胡氏傳  
一書因泫然泣曰先君子之志也可無以成之因與友劉子雨季  
共讀于先君子西墅之草堂越三年庚午而以春秋見識于衛仲  
玉先生又辛未而識于陳明卿李曉湘兩先生余小子遂以春秋



義起家矣春秋之精微要眇尙有所未窺卽先君子欲兒學春秋或不正以制義而余小子三年學之者可見止此壬申令梁山之麓簡春秋制藝二十四首癸酉入秦闈擬春秋程二首共爲一帙附秦闈禮記改程二首幼時詩經義一首存先君子之教也嗚呼詩興禮先君子命也春秋先君子未嘗命而先君子之志也悲乎哉先君子棄余小子十有四年矣棄余小子五年而徙春秋又四年而四書陟謁篇成序于長安邸握管流涕而序始成又二年而春秋陟謁篇成未嘗忍爲序又三年而序之丙子七月十有七日先君子忌日也嗚呼悲哉余小子于先君子大祥之忌而有慎終追遠之篇又十二年而流涕以爲茲序日月如馳先君子棄余小子歲愈遠而余小子所以瞻望先君子者愈不知其何極也陟謁之詩曰陟彼謁兮瞻望父兮余小子其陟禹門之山而瞻望余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二

乎悲哉悲哉

尊經社序

賁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文而明明而止始可以文而合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其始皆人之性情與天地之氣機一身之動靜相感而言語政事隨感而各有所見曰見曰多其致萬變聖人者出而裁之取其言雅而情實者著爲篇而要使天下讀之者內治心外治夫物躬行而敦履奉爲經而吾緯之如是而已而後之學者守一經以爲足與讀諸經而不返於躬者皆無以觀乎文之大全者也余何知夫文令韓而與諸子有尊經之約以吾儒所治書爲未已也各窮所治經未已益一經又約益進三年而三經者如林擁臯比而五經授人者有之其言亦皆不叛於經於戲經之益人何可誣哉一經一緯之謂文諸子既知不守一經以



爲足則知經何以六子史何以不敢與之爭穆深之氣我可取之  
以爲文則可收之身心性命而從事焉彼何以經我我何以緯之  
文而明明而止文章之能事畢矣學以止爲教而尊德性道問學  
則君子所以明聖人之道而破諸儒之紛於戲舍六經何問學而  
德性在其中尊經者尊德性之謂也

崇儉書序

余自壬申冬吏秦韓癸酉早甲戌大旱乙亥又旱其間高山深淵  
無不求董子繁露之書歲數試借父老童子走雨壇僕僕履數穿  
賑貧乏出幽滯禮祇及魂掩久亡之幣凡所爲雨計者罔不至雨  
罔霑大饑兼寇爲變民以不安余爲之當食歎臥數起三年而不  
得其本吾人所以爲治求人事而已因謀於薦紳先生及奢儉事  
則喪至人子之不能哀其親婚或貧不能室而中人之家不育女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三

育則夫婦相戒勿語委之壑奢害至此余因歎人事之未盡殊多  
端也奢則必僭僭則不可止不可止則人心頽然潰亂不可收拾  
其所以來天之忌而致物異豈足怪哉因相與謀歸之儉婚有式  
喪有式居處被冠宴飲日用瑣屑有式物有不煩力可給情有所  
愜而禮掣然行乎斟酌品節之間使人子執親之喪得其力于親  
肌膚之會人子性情之內而無所以分之男必有偶女易爲婦而  
無繇曠天札之患貴賤賢愚各安其所如是而已式具折衷於薦  
紳先生公之士民本諸古禮錯參風俗丙子凡三月而定薦紳先  
生之有婚焉者行之而士及民咸焉矣薦紳先生之有喪焉者行  
之而士及民咸焉矣又三月而式行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  
以明禮儉行而禮明禮明而和氣與人事動而有節天道在其中  
矣志氣之感其有以徵之哉君子欲進而究禮之全則經緯萬端



考亭之書在矣

咸陽縣志序

史之道備于上古而綜爲經至漢司馬子長作史記而經之體一變而爲史自茲考古今之得失與人物賢媿疆域財用人民之數莫不觀史焉漢書而下一代有史天下有史達于郡邑莫不皆然此志所尙繇來久矣故至其地而不知其地何自始疆何廣古何人今何事山川何名君子耻之况長其地者將酌其古今之窮變予之以通審其廣狹多寡得失奢儉之故而利害出焉斟酌行焉鑒往來以自考詎文章之事哉吾友晉張君以彭衙令移繁石安乙亥秦寇後志籍爲燔君至理其弊石安以安數月輯其志而古今人物疆域財用人民之數罔不燦然視昔加詳焉余令夏陽聞之而歎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而識周之禮書繫人國豈不重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四

君之心乎志如此而君所以長石安者概可知也夏陽司馬子長所家余讀子長之書日以六經與子長書欣諸士尊明之令四年茲而尙未及志余其愧君子哉君其以教余乎哉

陝西武鄉試錄後序

臣嘗讀幽風七月東山諸篇見其君念男女老幼于耜求桑畢其衣食事處近戎之地若不知戎又於征伐之餘念其慮舍婚姻別離勞苦似不欲驅之戰而取彼狐狸制彼裳衣適足明急公之義而奉上所欲致又嘗讀秦風車鄰無衣一往猛勁不可控抑之氣其君用之以強有力雉長天下而不可致太平一日幽秦皆禹貢雍州城居處適性情無異同周得其忠君愛國之心蟠結不可解而太和以成秦用其氣忘生輕死而無補於治風異也知風所繇來則人知所自求而亦識朝廷求人意矣上御極六年秋以臣某



所收秦士三千八百人試於鄉獲質有文者七十有一冬命監察御史臣某試武士比於文臣又得與事因慨然古幽秦之風前諸士爾諸士聽余言今天下方多外患聚四方材官騎士從事東北患汔未止近又西告而中國食毛履畝之氓嘯林巖掠城池稱戈而爲盜爾秦盜就殲今暨晉暨豫遼寧齊魯間逞逞是皆民也皆兵也何不用以四攘不庭輯甯邊徼而偏出其猛鷲騶以仇讐同類赤子而與長吏衡角噫天下所可憂者非外患也而在百姓百姓所不足非氣也而在忠愛之心聖天子念百姓衣食兵荒有蠲饑有賑如幽七月念征伐之士勞苦如幽東山所以風之者至矣三代以下之百姓何其負君上也爾諸士皆良家子從事武爲帥爲裨下不失萬戶咸以應天子聽鼓馨思慎識上所求夫所求非氣也緬想幽之民當其煮鬱奠葵菽而食築場圃納禾稼豈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五

朴然孱農夫而思公子於裘裳納鑿冰於凌陰稱兕觥而祝萬壽其纏結愛慕之意勞逸生死豈足辭哉爾諸士幽人與爾歌幽爾諸士秦人與爾歌秦不欲爾爲秦戰士而欲爾幽民得幽民忠愛而并不屑小戎馴鐵之氣本孟氏制挺之旨用仲由知方之師以制勝天下則天下盜賊相觀化而裔夷君長可以長組繫闕下聖天子所求豈虛語哉臣與武士不言武而尚忠愛亦猶臣衡文章不但文章而敦孝友則忠臣事其君孝子事其親文武之道一焉爾治道備焉爾

秦闡詩四房錄序

癸酉余以禮記與秦闡事丙子再與分詩一役得士六錄其牘成覽之而歎詩者先大夫所起家命小子習禮者五年十二歲命師趙太沖先生習詩又三歲命師鍾太音先生兩先生教余以詩者



備至先大夫固淹詩庭除燕坐又時以詩教余以詩應制科者三而後以先大夫志徙春秋余庚午闡嘉樂君子之篇頗引詩說蓋有其本焉耳闡中與六子遇莫不以三百篇之氣相取而知爲文不有三百篇氣則易至纖佻蹶張支離罔止與爲詩者無因而作情不足而靡其辭皆無當於三百篇之旨而此六子者莫不以詩之氣輔情出讀其文而有與觀羣怨之意者則可以事君父罔愧詩之義大矣哉余自髫習詩十有六年父教之師教之未獲其精蘊得挾以售而今乃與六子遇詩不負余余負詩哉

秦闡禮記房錄序

先大夫詩起家余何爲春秋余春秋又何爲禮記役先大夫佐計榆林余小子入歲命師陳對吾先生習禮已十二歲徙詩後十五年乃徙春秋癸酉秦闡有事于士命張坦公治禮記春秋實命余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

三秦吏春秋余一耳矣慨然曰地之疑君子不居去之已更命禮心之疑君子不蓄未深又求去有兩經合稽命余欣偕坦公事焉相與得一士必原其學問根本與性情及其人就可就相視不逆者十一人皆名下士不負所擬議春秋謹歲禮記恭敬兩氣旣合而十一人之文有易之精微焉有書之渾噩焉有詩之敦厚焉一役而六經獻其全余幸矣得名士爲友而又以益余學又以見余父師之所以教五倫之重朋友居一豈不大哉

禹廟序

禹貢載壺口而水不與禹爭然猶有激盪震動之意焉至禹門而制其兩峽投其所適行安矣余壬申之冬來知韓城其地秋九月以至春二月不雨披志縣東北六十里所謂禹門者禹門之上禹廟在焉余穆然而思神之至者其精不息物之大者其氣必神往



禱之天部衛公家其趾相與登禹門以望兩峽山巍聳千仞從斷  
兩崖直下至底斧鑿痕可指黃河水出其間折東南而下蓋禹門  
也夫若有鬼神之事焉時二月二十七日禱輒雨三月初八日雨  
十二日又雨天部公揖余曰禹之靈也廟狹且圯請新之余穆然  
曰禹之德在萬世又庇吾民食其福者不忘其本此君子之言也  
登禹門不念禹古人見舞大夏則美之而雒汭之思伊何人哉序  
之以佐其成

新司馬子長廟垣序

先君子好史記常手錄成帙以教余小子自七八歲時卽知漢有  
司馬子長者十四歲時授余小子以古本史記三十卷未甚解然  
知重之十八歲知好之矣後讀至其自序曰司馬氏入少梁又少  
梁更名曰夏陽猶未知少梁夏陽爲何地也簡輿志而知韓城在  
乾坤正氣集卷四白二

七

秦爲夏陽始知奕奕梁山之詩考亭註所謂今之同州韓城縣卽  
司馬子長所家又十四年謁選人爲韓城令見其薦紳先生於長  
安皆曰余邑程嬰公孫杵臼蘇武司馬遷墓皆在焉益心自喜得  
近古人跡就道未至邑二十里芝水之南古柏蔭谷土人指其道  
旁西麓曰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至邑已而以羊豕拜其墓瞻  
遺像墓上有古柏墓磚封有碣或曰昔墓土開見柏根懸其棺人  
磚封焉吁嗟乎司馬子長六經尙已秦火之後書散帙雖有出者  
各自爲書有志者雖欲考古今之迹無所持循間據二三不可得  
其全惟子長上記軒轅下至其時質本尙書而增損子奪略仿孔  
子春秋之旨錯綜則變化左氏周秦以後爲古文宗可以嗣六經  
傳來世豈不偉哉唐韓退之者讀子長書而變化出之當時謂其  
起八代衰山斗之而謂子長何如者耶余每瞻拜其墓前徘徊不



能去五年矣其垣圯相與同瞻拜者議新因爲序而披岳志有高門里卽子長自序所謂皆葬高門者也高門去芝水不數里益信夫

張振公文序

齊魯有三大蒙嶧之間先聖人大賢廬舍址焉過其地者山石林木有俎豆鐘簎之色士生于中皆聖賢子孫故其人皆端恪深雅有賢聖遺意爲文亦似之泰岱于嶽爲宗陟麓角未及其半俯視城郭如圍畦人物如螻蟻往來雲物已生足下天風絕頂上下四隅曠然無際浩其大哉址東爲滄海居天地餘多之氣登蓬萊一望收之波濤汨沒島嶼縹緲天水摩盪不可得其涯際海氣氤氳之中又時變幻爲樓臺旌旗不可名狀故士之生其間多巍峩宏博之槩以各肖其山水之性文亦多似之吾友振公與余同爲海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

八

張貞之詩序

山水歸於秦禹門著焉余爲韓城令陟禹門之山見其山至茲止兩屹如門者水流其中因思籀茲逆陟以上必有異而入鮮有至者後客爲余言宜川之山懸流激翔如玉轆水聲如霹靂得十里之外近山三里濺霖濡人裾宜川張君貞之又爲余言披輿志倘所謂孟門者也張君旣爲余道山水之勝又示余以所爲詩皆性情之言迫而後起夫天地之性情爲山水黃河出崑崙厯積石以至禹門其間山水倚伏嶽崎激盪之事皆行于不得已而人得之以賦其耳目以供夫性情之用張君避寇亂居潼谷又徙居韓讀書之樂與困約牢騷之感皆達之詩蓋有用其性情者也今且歸



孟門余固眺禹門而思有所謂孟門者異日冀與張君同陟彼孟門之山出古琴囊中所携三百篇離騷楚詞漢魏古詩列左右與君同觀聽所云玉螭霹靂濕裾者而浮白歌君謝句攜來惟此日之篇歛性情之所之其可知也哉

陳蝶庵文序

人居處服食于斯世也怡然安之憂游戶牖米菽間如是以卒歲已而遇名山大水則耳目性情恍恍有異失所懷來余嘗入邑南海上之二勞松柏掩巘谷層峯疊嶂皆自樹巔出風吹異香接人鼻息入得異境爲天門後者山樹鬱雜徑皆幽絕過小石橋造茅庵一老道士出迓煮黃精食客坐間說其中道士羽化事使人脩然有世外意不必究其事果如何也又有夾嶺河者鳥道懸空際杖策撥烟氣以行兩涯皆山其東涯爲水清駛奔激如霹靂聲遙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九

見屋舍雞犬之音皆非人世舍後團室一區柴爲扉一道士坐其中蓬首布衲面有道德靜深之氣人未至已自了了入與坐達姓名輒復冥嘿宛如阮步兵孫登相對時也其中異境多時無記游亦未盡所憶止此耳余嘗云人二勞使人欲仙入烟霞使人欲隱烟霞余邑東海山也嗟乎此遊今八九年矣翱翔山中驢背上探袖內黃精嚼之余不喜言幻妄事于時覺神仙去人不遠甫出山已復忘之幾年來不復遊亦無是想辛未讀余友蝶庵所爲文幽奇空渺不作人世一語復覺二勞山如在目前非所謂恍恍有異者耶人生斯世所遇者君臣父子師友之倫所著者文章事業之蹟任身所遭皆吾實際故神仙之說儒者不言然使人斯世者皆具一翩然出世之意則富貴功名之說不得而中之其所謂實際者必可觀也讀其文而使我憶所忘蝶庵益我矣昔人於遊山水



交友讀書欲相因而俱盡者豈無說以處於此哉

贈馬君小序

辛未季春見翩然秀削者鬚眉神骨卓落以異詢則同爲陳明卿先生季曉湘先生門下士艾孩如也心甚喜又關中產先君子舊吏關中則又喜邑米清去先君子治榆林咫尺余童子時數從過米清間山川城郭人物官舍胸臆猶自歷歷因益樂說彼中事刺刺不可休息一日相與道其鄉之友馬君得名字則余所嘗聞曰其王母成太夫人大賢者也佐其王父以經術鐸三地父非其出閔斯殆過之馬君兄弟又早無恃王母兼母氏劬以及教命之俾馬君以文章冕一時厥艱哉今年且七十矣余聞則又喜余固樂道關中事謂其中深厚巍磊之氣出閨門珣笄間結爲令德大年余能已乎哉口之不已孩如出袖一帙使余記之余謝不敏孩如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

十

日記之

趙將軍旌序

公世儒家子也大父起家進士父亦以制科著少好讀書已去學劔習虎豹韜諸書年十九卽以策謁蒯遼梁大司馬司馬收置幕下會遼左有警司馬遣事遼陽李大將軍將軍又奇之已而大將軍有遼功斬首千級公與有勞以材官奏捷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惟念遼事李將軍善戰多功皇帝茂之寵賚將軍而授公登州衛鎮撫賜衣一襲饌一案銀酒器一具亦異數也已任蒯鎮冷口關提調再任白羊城守備居無何又改舊州守皆以勤廉知名夫他地余未至舅氏陳將軍築城冷口余省過之一牆外皆沙漠俯城堞下瞰降人嗷嗷索飲食絡繹其間中有流水壘石當之可憑而過也余心悲中國制馭無長慮愀然而歎今天下少戚大將軍



防禦忘死生多戰勝又孰如李大將軍薊遼間安若無事恐不可  
知粵十年餘遂决裂令人深想兩大將軍而冷口諸地亦安能常  
獲勤廉如公者哉已又任保定松棚路都司再任河間瀋陽營遊  
擊將軍未幾以失投刺貴人罷去遂不肯復出噫公爲人恂雅不  
似武人詩所謂温其如玉者也大文公傳李廣悛悛口不能道辭  
死之日知不知皆盡哀識者以爲善論將公爲將二十年家居至  
不能備車馬以安之公豈武人哉夫人任姓出邑名族性淑恬公  
廉於官愛士卒孝友克著皆其相也公束髮爲將三十餘年歸里  
又三十餘年相繼卒澹泊勤劬如一日信公偶也余生也晚先大  
夫倦游歸與公作社飲公又與余叔有子女好公之子紫水爲叔  
壻余與紫水交文章之知過于親戚每讀其制義如紫海生瀾名  
士風流不可概見公故艱於子而有如是子行邁迹王父公爲將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

士

之所獲不已奢哉邑將旌公與公夫人噫是可旌也

張大隱詩序

余辛酉讀大隱制義而欽其爽深之氣辛未同進士識大隱于朱  
子美邸大隱子美與余俱館試副呈而子美伯子美遂疏請肆其  
學于金馬之門副成與余因識大隱已大隱出爲清澗令余亦令  
韓城癸酉成事秦闡役而大隱未幾爲三原令皆爲秦令益驩乃  
得讀大隱蕪城集而序之蕪城謂清澗也余嘗怪詩之無所感而  
作者其言纍纍而不可得其意之所在大約言詩者本三百篇曰  
風雅頌人之能爲朝廟音者寡所作皆國風類風有所自必有所  
感感物而動而後已之性與人之性交至果如無感之作使讀之  
者尚不知其意不知古大史何用采之以獻于天子哉吾夫子言  
詩謂其可以興觀羣怨而徐文長之選詩也曰要如冷水澆背陡



然一驚乃是興觀羣怨之品嗚呼吾人命詩時必有冷風襲人肌膚皆栗不覺悲來之致而後能使讀之者有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之况徐子可謂善疏興觀羣怨矣嘗讀大隱危城紀事一書大隱初至清澗值賊充斥將士霞集殺賊頭顱不可勝數其間大隱觀賊虛實上當事者書授將士略完孤城斬成功嗟乎登彼旌愁徑亥之城望黃沙漠漠圓水奔流聽鼓角聲與鐵騎相雜塞上悲風來吹髡髮大隱其能已于此哉蕪城之詩大隱有所感也夫然大隱令三原又值賊大擾于嗟峨之間益以募軍日叟叟不可止大隱皆有以禦之不至亂然則有感之言與有本之氣相將而並行余又欲觀大隱華池詩矣

梅花屋詩自序

梅花屋者余令韓署中讀書地也余少業三百篇已旁及漢以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

三

歷代人詩其可傳者一時性情所極後數千百年讀者如覲人面履其事焉私心好之願專治制義未能數數讀間有中迫不知其然而出者一二見未敢以爲詩也比爲韓令踵大旱哺饑兼禦盜甲戌秋大荒後倏獲有秋偶出郭禾穗滿野喜爲梅花屋詩此甲戌以後作詩之始自茲感遇間有紙墨亦復佚失恐久將盡佚簡書所存與近著付良友選汰彙爲一帙庶自後視前性情如見以是爲娛非敢以示作者名梅花屋草草貴始也甲戌以前必紀年者明舊所存焉耳

遲貞婦于氏序

易以道陰陽而首乾坤盡天地之用乾坤者天地之所以然也凡天下所以然之理奧元于不可見而需人察得之故天覆于上而不察其乾也地載于下而人不察其坤也人熒熒然生男處外



女處內食息起居于中而不察其卽天地也天地者人之所以然也人化生于天地可取天地所以然之理而論之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坤之彖曰元亨利貞曰安貞吉乾坤之理著于四時而春夏之交水溶溶然物郁郁然其不可抑滅之意因在霜降葉下寒水涸涸之時蘊之毓之貞者天地之聚也貞于時爲冬陰在上董子玉杯竹林諸篇專抑陰道而余伸之何存坤之用六矣地至柔而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象曰永貞以大終也大卽元也貞而能元坤之乾也坤惟用六可變爲乾正繁露陰道亡所獨行之意故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則常變相遭皆不得以柔順盡之而匪躬之臣靡他之女陽氣之所從生也萊陽遲貞婦于氏者年十五歸遲次君十九而次君亡鮮子女慟幾絕者數縊者再皆救免七日不飲食勺水溢米意必死會次君之弟吳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

三

觀君生仲子姑撫而泣曰以此子嗣爾夫爾可不死迺持其子而泣以爲己子始不死處未亡人室內外親戚皆絕弗見惟以鞠嗣兒爲事不知爲叔氏兒鞠兒外紡輪一具其聲啞啞朝夕相將也兒稍長誨之讀書己餼邑庠而母年六十矣庠故重節義以其事聞之上官上官下郡與邑又將核聞之且將達天子下褒典以風天下爲婦余聞而感曰天下鬚眉丈夫委身事主臨利害轉盼或成殊態而當變抗節慷慨淋漓守正不渝者代不數人有則時人稱說後世傳之而閨門內至有夫人哉遲故稱世德矣觀君雍雍孝友大雅人也之萊侍御直聲聞當世孝廉味竦並茂才諸君以文以品皆絕一時方進而大亨利之用而夫人以貞正堅固之氣鬱藏凝結于內嗣子仲蔚負奇嗜學將光大其業發所蘊毓亦埋固然也易有歸藏倘是之謂乎



左忠貞公集卷二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

涇縣潘錫恩校

四



左忠貞公集卷四

明左懋第著

涇縣潘錫恩校

召對恭紀

崇貞十二年己卯五月初一日吏部疏上考選諸人履歷事蹟等呈御覽恭請皇上臨軒試二十二日奉旨有該部院烙例考授面試候旨之語六月初十日部試擬奏疏一道卽日擬呈至十三日寅刻上傳召臣懋第等十六人俱於十三日味爽來中左門又召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來中左門又召順天巡按楊一儻來中左門是日上視朝各官散臣第偕諸臣集午門外卯刻咸集入左掖門候于皇極殿東廊上御中左門閣臣先入又吏部左侍郎吏科都給事中爲東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河南道順天巡按爲西班牙臣第偕十六人隨西班牙魚貫入升階分班立對揖畢列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

一

班俯伏門限外行叩頭禮上諭云連叩叩畢起分班立上諭云考選各官臣第等分爲二班跪聽上諭云你每將各人奏疏中大意各奏幾句承旨起歸班臣第等五人一班跪臣先奏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知縣臣左懋第謹奏臣在部所擬奏疏論食以貴粟爲主而屯政鹽政錢法鈔法俱陳其間論兵言食之不足皆兵不足額有以耗之兵精則餉自足臣所奏兵食大意如此時臣第不知上意欲令詳陳也次員已奏職名蒙上諭云第一員奏的少了再奏臣又奏臣所論屯政鹽政原是相表裏的鹽法祖制原是招商關中輸粟邊塞給引派場支鹽商賈始糴粟以輸久之多就邊耕田積粟以趨利屯田因此可舉奏至此上舉御筆若有所書臣又奏臣所論錢法鈔法亦是相表裏的鈔出去錢進來錢出去鈔又進來鈔原是質劑之物有放有收鈔法方可行得臣所論兵不



足額見十餘年間除舊額兵外新添兵已二十餘萬就有一半好的也該十萬精兵昨歲邊人內擾豈不能創他一番殺他一陣竟似這樣光景臣以此知兵不足額故曰兵精則餉足果能精了目前兵也儘可練着用他臣所奏兵食如此奏畢上諭云第二員奏臣一班五人奏完上命起臣第等承旨退東又五人爲一班又六人爲一班以次奏完上諭內使賜各官瓜果閣臣同吏部都察院各官臣第等隨其後謝賜瓜果叩頭畢以次下階至東廊下候久之上御製策問御硃書紙上中使捧下臣第捧之復自東廊下階於階下有預設桌十六各書考選諸臣名各設硯一筆二墨一錫水注一鐵鎮紙一白柬一迺試卷又白紙三帙迺起藁紙也諸臣各抄御題分對日影移午漸及試桌上命中使設冰各一甕于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皇上可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

二

謂體諸臣至矣如此而臣不知所以報豈血氣之屬哉臣第竭愚以對申刻對畢出至十九日奉聖旨這考選科道部屬俱照缺填補臣第卷蒙御筆書此科字欽定次第一至二十二日填補戶科給事中疏上二十六日奉聖旨是臣第以草野書生擢爲進士五載兵荒小吏拔之諫垣臨軒清問尤人臣所不易遭堯舜其君儒者所學也無隱以事君諫官之職也臣敢不矢忠勿欺以不負所學以修乃職以仰報君恩萬之一哉

書李將軍勝圖記

崇禎六年十有二月黃河水堅賊擾鄉寧無食夜踏冰繇船窩渡任家嶺者千人任家嶺者韓城地也李將軍先遣裨將以百騎馳射賊賊亦還射傷相當將軍親以三百騎往射之賊大傷走余時騎往勞軍望黑旄頭立山巔兵環高崖向河而陣至則偕將軍地



上坐虎皮茵與語崖下卽將軍射賊處也七年二月賊乃踏兵繇老雞坡渡道河清川以南老雞坡道河清川皆宜川地與韓界也將軍恨之余亦恐宜雜間饑民附賊多則難制將軍以健兒五百持十日糧日夜行百二十里至澄城界牛角相犄得賊所在戰斬百六十級而還奪其掠婦女五十餘人各歸其家牛馬百以饗士卒甚壯之將軍名英榆林衛人

### 新蘇子卿墓垣記

漢武帝能用人其中多光華奇銳瑰異之臣然有蘇武而司馬文章衛青霍去病立功名不能與並論噫節於人顧大哉子卿墓在韓城西北五里姚莊梁山之麓因有墓名蘇山焉邑有常祀余爲令具羊豕拜其墓麓多柏枝咸南向或曰武功亦有墓韓人嘗與之爭噫君子之忠草木且格爭爲之徵而謂人心能棄之歟相與

### 乾坤正氣集

### 卷四百四

三

拜者孝廉楊王二君暨諸生麓之下家者焉墓稍前面東有祠惟垣頽成慨然欲新余曰善子卿使匈奴於漢如漢書所載十九年臥起杖漢節久遂成往事茲役也一土一石而皆以觸人心之忠豈不善哉始乙亥春至丁丑春垣成余往落其八十老人爲余言童時記古墓在今墓下烈風雨墓開日出此地常有雲氣土人異之就視見白骨有碣爲漢子卿墓土人遷之上輒封墓立祠焉祠頽戴令新之問其碣則封墓中守祠僧性福有蘇山地八畝戴令又爲山下置地一畝八分四釐皆免其租余均賦仍其故戴令銅梁人自有碑記其新祠事而垣之城也丁丑春余記之

### 新西城門樓記

崇禎五年壬申冬十有一月懋第爲韓城令大雅中溥彼韓城者如見焉登其城東帶河南望華山北望大禹導河積石所至西望



之士人指巍屹者象山又南梁山也詩所謂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耶癸酉春三月薦紳先生請新其門經費一出違議所就民不知亦不勞今秋八月成樓屹如余愾然而歎曰歛韓之民當禹鑿大山出黃河水民履倬道厥後韓侯治茲頌韓奕之詩矜佩風流想見其人樂只君子也後數千百年間登斯門者吏不一民苦樂萬狀數年間寇蹂躪民大可懷會余來望禹甸思三代大夫上與漢循吏所以治其民者而不得門暨樓成父老請更名因以望甸名焉

### 重修文昌祠碑記

讀司馬史天官書斗運中央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然則考之于天文昌者擁帝車効輔弼之義以成天象發天之明精華陰陽臣道之大光者自天下爲人

### 乾坤正氣集

### 卷四百四

四

臣者咸思以光明俊偉者事其君瞻象而祀文昌之祠盈天下以共光明之理有以取之也韓舊有文昌祠居先師殿之東北隅垣圯矣先是司鐸者新之未竟去後程君以孝廉來署語司訓柳君議竟之各有捐紳士咸感共事宇垣以新浣如也程君偕諸生揖余以記會余與韓諸生爲尊經之約五經應制科者居一外必業一經月朔核之一經通復進一經期三年五經俱乃已二年以來通三經者彬彬矣程君實董其事余欣然曰韓人士光明俊偉者不可勝數程君董諸生五經燦然無怪乎與揚天紀之聚精相感悅而璀璨五經之精上結于天下聚于人心貌以祀事其理固然程君繇是偕諸生各出其光明俊偉者以事君亦何愧于戴匡輔拂之義哉聞之小說家曰文昌星降于周而爲人臣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觀崧高之詩星嶽降神以思孝將相之光輔人國家而



康其庶民或以兩間之氣所不容已果如小說家所云余又于崧高六月二詩知天人之際矣程君名雲翰鳳翔人柳君性恬鄙人先有事于祠者孝廉趙君躋昌解人

### 橫山記

海內之山余所知者名橫山有七韓其一韓之橫山高而石奇如砌樹多栢有泉雖旱不涸巔祀上帝相傳以爲禱則雨故旱則吏民遑遑走橫山余至韓五年四年早禱橫山者六皆應或至巔雨或下卽雨或三日五日雨無過十日者余異之見其壁垣圯欲新恐勤民而山之下數里爲竹園村余每以禱歸吳慎菴先生者輒止余于其廬食余蔬而言易其子雲柏孝廉君其焉言橫山則先生讀書地也孝廉曰余偕土人新之再至橫山壁垣立余因思海內之爲橫山者峙于燕吳南粵桂林之間各據其勝而秦之積石乾坤正氣集

### 卷四百二四

五

禹門太華太白崆峒諸山爲八極嶠始茲橫山亦峙於其間而又以致兩名山亦幸矣哉或曰數十年以往山故有道士郝姓卽韓之士門人坐山洞中後相傳爲羽化去又曰其遺書藏石碑下曾爲人獲效之猶能致雨余門石瞰之古仙洞及石碑藏書穴皆在焉嗚呼此又異矣

### 華山遊至青柯坪記

余遊山水少記又不好遊卽爲詩得句姑置或數日後成之至以年計或竟置記猶是壬戌勞山遊辛未作陳蝶菴文序始憶勞山綴其中華山遊三詩成十日後或曰佳山水好句久或忘可惜余曰山水至處闕吾神明如經耳目輒可忘必非至物句得旋棄者亦然然感其言思華山余今秦見華山有望嶽詩登灑靈宮之危閣見一笏插天拔地而起者三峯也心越其巔問羽流以遊曰青



柯坪一日爾三峯須十日吏不可以十日遊一日又非余志乃已  
往返其下者五年未嘗不眺而踟躕也丁丑將去秦乃自潼谷口  
李將軍效岩諸生和子新屈肅卿同焉時十月八日自嶽廟觀青  
牛樹及古柏松森森然出西南行至雲臺觀庭有老柏施于上者  
似蘿羽流曰凌霄花也西焦仙祠志所謂焦道廣乘一物如麟選  
而不返者也又南十里許玉泉院有陳希夷祠憇山蓀亭道士示  
希夷臥處余曰未入山希夷焉臥此五里關而南爲桃林坪聚仙  
坪皆無可憶惟厓峻絕石磴弗許容趾鐵繩緣掛仰而直上問之  
周二氏庵也女道士老創此居之過此白帝宮又南莎蘿坪有莎  
蘿樹因名羽流曰山止此本今歲入西山臥佛寺樹似此者大倍  
之亦未爲異也坪東有大小上方時心期三峯無暇問又南五嶽  
宮望躋雲庵招元士周葵陽語返白帝宮望西絕巘大石如靈芝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

六

然次早復過躋雲庵緣以鉄索但不如二氏菴峻絕余曰千尺幢  
百尺峽類此乎羽流曰類但遠耳余曰試之短衣結履手曠曠然  
足縮縮然登矣又二里爲白鹿川東厓絕壁石如洞門者有石仙  
人過此步須杖爲十八盤地始微雪鳥道紆迴百折且憇且行盤  
蓋不止十八也至見泉厓泉聲響雜渡泉而上青柯坪自入山兩  
厓峻削路左右讓澗澗聲隨石橫夷大小目所見足所及無非石  
者石質潔澁受履不滑但少樹至此稍爽塏林木蒼然西望爲北  
斗坪爲毛女隱處西南鳳皇山以形名南爲西峯三峯之一也東  
懸厓泉流石痕皆深尺許坪多佳木有木蘭花羽流云花玉藍色  
開時香滿山繇救苦庵循東壁而南掃雪爲登峰計樵者曰山雪  
甚不可聽也南約三里許雪益深掃猶沒脛石勒回心字余益勵  
曰余豈于此回哉仰視壁仄小石徑二丈許過此爲千尺幢然壁



障不可見徑峽冰結人試之足滑欲墮不獲已乃廢然返至西峯  
足觀凍瀑布如懸玉虹仰瞻峯巔如在天際恨躋攀之無從令人  
不得不羨衛叔卿韓衆諸人矣北入太華書院去苔讀遊山詩宿  
寥陽洞與諸君歎自入秦不肯以青柯坪了此遊遲至今竟以是  
返乎子新曰青柯坪下尙可遊羽流所云一日輿來卽返耳因思  
不得于三峯者且快之青柯坪而下次晨出洞登太虛庵徑似蹬  
雲也坐庵南隙處望西峯水簾洞羽流云有見車幢鶴鹿自中出  
者近幻然雲氣往往出下至見泉厓自西峯凍瀑下伏流至是泉  
始見也坐厓側聽泉亂出石罅中呶啞繁曲厓端有文太青先生  
鳳笙鶴管字以聲名也敲冰煮茶采厓下藥芳烈襲人下復至白  
鹿川望白雲峯遙見白鹿龕傳爲白鹿仙人煉丹地人無至者下  
莎蘿坪詳觀大上方懸厓疊嶂俱作斧劈形三峯餘氣凝結其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四

七

峭非青柯坪而下諸山所敢望小上方其麓底一支耳坪西爲毛  
女峯過大石謂天塹者而東爲希夷峽旁有大石嘉樹石室狹長  
北向傳希夷蛻骨故貯其中羽流有見者云骨如銅今葬石室外  
云峽東偏爲潭峪下至張超峪卽公超能爲五里霧者羽流指點  
霧市羊城日已暝月色照人山在月中蒼茫寂歷行至石坂峪復  
聞泉聲有大石二借諸君子坐其上二羽流跌脚從云華山石皆  
白色惟茲峪二石色獨青過季道士龕石龕大五六間如屋渡澗  
而西聽泉不忍去坐危石效岩所攜鼓吹作笙笛下與泉聲雜爾  
時覺王子晉緜山月下去人不遠也時夜半矣諸地皆人山厯者  
入時方向三峯約畧而過歸以不得三峯焉盤礴及此始知鹵莽  
入山與倉皇而出者羽流一日青柯坪十日三峯之說雖未爲知  
山可謂知吏之于山也至謝家臺宿出山矣十一日復繇玉泉至



朝陽洞觀古藤藤大幾兩抱施一銀杏樹樹抱倍藤皆千年物迤至灑靈宮歸斯遊入山先一日及出山皆大風山中三日無風山下無雪十八盤以上大雪而冰雪阻三峯未知何日踐蓮花之約則大憾也今三年矣已卯十一月以使至兗憇公署數日暇臥思華山性情所至一一從胸臆得而記之不能憶或其所不必記則余所云經耳目而輒忘者矣

刻宋王欽若圓覺禪院名詒

余令韓之五年以禱雨偶憇北門外寺下見其寺巨眉問誰筆老僧應曰異代大臣也余甚喜意必我韓人唐白樂天宋張杲卿筆不或異代過韓之名人鉅公筆拾步登眎之則宋樞密院使王欽若也笑而嘆曰宋之佞臣也嘗讀宋史欽若與寇平仲王孝先王子明同事宋眞宋契丹圍瀛州欽若叅知政事請幸金陵寇準曰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八

八

可誅也請爲澶淵之行乃免遷國欽若反以孤注譖準知天雄軍嗚呼使從欽若言南渡豈在後日哉又欽若挾符瑞傳會帝意陰拚異己者王曾當使會靈輿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曾知應天嗚呼挾天書符瑞以悅君意取功名何心哉又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且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相嗚呼欽若何人哉當時固呼與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五人爲五鬼至今數百年奈何使老僧尙呼之爲大臣爲異代重哉夫前言往蹟所以可重者爲其賢也吾人咸重萊公之枯竹沂公之正色文正公之舉笏而奈何存佞人之鬼書於天地間哉爰命斧斤刻其名而去之

書司馬子長墓垣序後

古之至性人足以感動來世讀其書者故往往求其跡與其後人



而韓無姓司馬求之五年而不可得但因前有事於韓者東廣粟  
公爲給守墓者地三畝又韓之濂濱張公益以地十五畝前因上  
下等共權中地二十一畝七分免其地中之賦余因韓之河濱賸  
賦爲定賦仍其故按稗史家有云隨清娛者司馬子長侍姬平原  
人年十七歸子長召入京師留清娛于同州已而遷陷虜刑  
發憤著書未幾病卒娛聞之悲憤而死州人葬之忘其名後唐褚  
公遂良刺同州清娛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且言圖籍未載世人  
莫有知者以公爲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爲之志披同志  
無之或爲修志家所刪而稗史非無據然則清娛亦貞姬而卽稗  
史所載子長爲後世所欣慕如此余茲令求其後人五年而不得  
亦獨何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四

九

左忠貞公集卷四

涇縣潘錫恩校



中公舉節孝文

天下士行不植始於節義之不明人心多澆始於根本之不立爲世道人心風俗計未有急于節孝者也上臺儼然以此詢及下邑下邑幸甚韓處秦晉之衝流寇擾攘者三年其間烈女烈婦烈男孝子職皆得借薦紳士民之稱說而言之如王小桂王黑女以十五歲兩女子小桂同其母高氏黑女同其祖母吉氏避賊高寨而寨爲賊破高氏見其夫王慎之爲賊射死也跳崖死小桂遂跳崖死吉氏跳崖死黑女亦跳崖死嗚呼取義成仁聖人所重造次顛沛賢者猶難小桂黑女雖昔竇氏之二女何以加焉而高氏吉氏均能以節倡其女卽王慎亦烈士也如王欣王真心父子爲賊殺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也薛氏跳崖死王瑞心哀其父母與弟之死也遂投火死嗚呼父子夫婦兄弟節烈產一家又何異耶不第此也自王小桂以下十數人者皆一門也卑職詢其故老考其里居于谷里同土嶺村同避難高寨同姓名族同蓋其死又同時也何烈女烈婦烈士孝子一門同時而見九人耶果天之獨鍾抑忠孝節烈之氣有以相感耶此不第今時所希亦自古以來所希觀此亟宜旌以垂風勵如生員劉皦然童生劉閻然以熒熒兩儒士廬墓而處賊至不避且賊相戒不入其塋曰此廬墓孝子也噫孝能感賊而其誠何如耶如程應應妻燕氏以孱弱婦人衛姑子鋒刃之下全身于強暴之徒賊感其孝舍之而去噫孝能全姑而並以全身矣此亟宜並旌以教天下孝此數人者或芳魂寂寂零落于斷壁窮崖之下或剛腸耿耿糜爛于利鋒烈焰之餘或痛親之逝時悲號于風雨之中



或奉姑而處方如飴于流離之際死者不求名于身後卽生者亦何意于人知而薦紳著之公揭庠序列于公呈耆老稱其至確鄰里以爲無疵此而不表之朝廷旌以異數將何以副上臺念風俗人心之至意而卑職亦何敢處教化之中而不爲一揚扞哉皆所當照例題旌以揚風化者也

申報賊情文

爲恭報緊急賊情事蒙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憲票蒙欽差巡撫甘案驗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山西巡撫今降五級戴罪吳題前事等因奉聖旨據報闖賊聚掠韓城幾兩月剋堡逼河火尤不絕地方將吏何全無堵禦着該督撫速調兵追勦并查失事情形具奏河冰未解着督率將士殫力扼防不得少懈其賊中潰卒設法收拾事宜兵部確議速奏欽此欽遵抄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二

出到部備行到司仰縣遵照明旨內事理將闖賊聚掠韓城幾兩月剋堡失事情形限文到二日內備由差人申齋本司懸筆待詳蒙此案查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辰時據本縣原差遠探民壯張進忠等報稱死賊老營在宜川縣地方塘馬賊已到韓城縣柳溝離城一百二十里具報間又據探賊人役張元祥報稱死賊塘馬已到薛峯鎮離縣四十里勢甚危急卽行塘報請兵訖至二十九日又據張進忠等報稱死賊不知其數老營在薛峯鎮結聚後賊自宜維川來陸續不絕塘馬撤至竹園村離城十里等情卑職一面請兵塘報一面會同鄉紳學衙率生員義兵鄉夫固守城池一面知會募兵守備劉進爵於三十日夜遣募兵二百由山中間道夜砍其營忽然舉炮又約各寨鄉兵舉砲相應賊衆大亂分竄隨據馬家山馮邦道等報斬賊級一顆宮家嶺鄉兵安自貞等



斬級一顆奪回騾一頭文家嶺鄉兵惠守元等斬級一顆奪騾一頭黃花川安明禎等斬級一顆奪騾驢三頭募營家丁趙何等斬級一顆奪騾四頭首級俱經驗明懸示騾驢卽給有功人役外又經塘報訖隨據遠探民兵程汝代報稱死賊於十二月初二日五更時自薛峯起營往北奔小麥川過猴兒山至縣北蟠桃川將逼臨河江李禹門等地看得賊向北行欲從禹門船窩等處過河渡晉除申報山西撫院及河東道防禦外仍塘報請兵訖一面仍知會守備劉進爵往勦一面知會韓邵營叅將王永祥合勦去後隨據王叅將手本於初六日領馬步兵到韓會同劉守備合兵夾勦進兵間賊乃夜遁西南往景峯川去訖王叅將仍回邵陽至初九日據探賊武生把總薛命新報稱死賊又添許多自雒川縣地名石堡川起營復入韓境薛峯東澤前賊復回合夥塘馬仍撒竹園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三

村將逼近城又經塘報告急訖本日卯時卽有死賊五十餘騎直抵城下卑職在城頭備督鎗炮齊發打死馬賊一名賊卽拖去守備劉進爵領兵在土門口堵截賊衆兵寡將兵裹圍諸兵血戰得脫多帶重傷賊見將兵衝散隨有死賊數萬自縣迤西直抵城北原上立馬窺瞰城池有一騎馬賊首領衆賊下坡意欲攻城卑職催募兵同鄉勇義兵迎敵當有兵丁王自成等奮勇直前將馬賊砍下割級驗賞訖衆賊遂退本日戌時瞭望見城北潭馬村等處十四五村俱是火光死賊盤踞城北募兵太少難支又具告急請兵塘報訖本日據鷹村鄉兵王加胡等斬賊級一顆初十日義兵薛一攀等斬塘馬賊級一顆奪回衣服四件又義兵曹明彥等斬賊級二顆劊死賊馬一匹奪回賊馬一匹衣服五件首級懸示衣服給賞有功人役訖十一日見西北潭馬村等處東西十五里南



北約三十里俱是火光十二日據薛命新報稱死賊老營有三處在薛曲村解家村郭莊住劉餘賊分散各處搶掠又據捉回奸細招稱此賊其四枝一枝入隊一枝滿天星一枝老張飛一枝爭功王共有數萬河東有兵不得東渡議欲共攻韓城竊思孤城斗大勢甚危急又具塘報請兵去後隨據守備劉進爵手本報稱官兵劉一隆韓何等斬賊級九顆奪獲馬騾五匹重傷家丁張應隆等九十五名陣亡兵丁陳有伏等一十四名陣失戰馬一匹賊恨我兵射斃死賊無數將張應隆等剖手剜眼以雪其忿等情該營自行塘報各衙門外本縣又塘報訖又據探役高昌翼等報稱死賊無數俱駐城北塘馬北至下峪口西至趙村東至河岸南至芝川灘子村俱是塘馬看得韓城斗邑劉守備之兵以勢寡失利斬級幾何而諸軍血刃可憫死賊圍城數匝皆不出五里卑職一而回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四

鄉紳教官典史率闔縣士民固守城池查得芝川鎮爲縣南咽喉重地內藏縣南居民甚多因委縣丞趙懋成領鄉兵固守但數萬之賊環圍一邑鄉野焚掠火光蔽天且夕難支備情告急請兵塘報訖十三十四日俱在北鄉一帶焚劫忽於本月十五日賊約數萬三面環圍縣城一枝攻西門卑職督令鄉勇趙治民薛耀武等率杆子手城外堵截仍督令營千總李汝綱令弓箭手張兩翼中夾神鎗鎗手杜虎打中一賊墜馬賊遂退去又有立標賊頭馬三匹立北原驅賊千餘下坡攻北門當有韓卽營王叅將發來救援馬步兵百餘名領兵千總李登務奮勇登先被賊箭中倒地衆賊擁斃卑職督令火器千總張有才用大炮打死數賊遂退去將李千總救卑職親爲傳藥醫治不痊竟斃賊見攻北門未遂驅賊西行立標賊在後督催卑職令張有才放大炮打死衣紅賊頭目



一名并二十餘賊落馬行至西北近城卑職仍令義兵武生把總薛命新大炮手杜雄苗頭正向立標賊將賊打爲兩段并打中三十餘賊落馬死賊暫退入土門口離縣三里焚燒隣村房屋夜間火光蔽天殺掠人民日夕圍城一城生民只在呼吸又經備陳危急塘報訖十六十七日或在鄉焚劫或近城環繞至十八日移營城南駐劄陳村澗南雙樓等村離城三里之內盡遭焚掠南鄉一帶無處非賊馬步蜂蟻相繼煙火晝夜不絕十九日攻圍陳村雙樓趙村等處卑職見其勢烈令鄉勇杆子手千餘步援賊衆萬數躍馬來迎馬步不敵鄉勇急退守城死賊竟至東門攻打卑職同鄉紳士民極力捍禦鄉勇周禮係解鄉官家丁用鳥鎗打死賊頭目一名大炮手趙浩用大炮打傷多賊賊退復攻南門卑職令火器千總張有才出城放炮亦打傷多賊方退回營列攻城勢甚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五

危急又經塘報請兵訖二十日又攻圍陳村寨二十一日又攻圍雙樓寨雙樓鄉兵孫緒等長鎗劄死二賊劄級驗訖二十二日白村鄉兵韋自忍等奮勇殺死四賊劄級驗訖二十三十四日雖屢攻芝川俱被趙縣丞固守無虞二十五日乘雪夜暗襲芝川又被趙縣丞知覺用大炮打退南鄉一帶到處焚掠而塘馬累至縣城週圍環攻俱被火器打退二十六日起營復由縣週圍東西兩路往北復駐西原馬莊等處離縣三四十里北鄉一帶又肆焚掠塘馬直至縣北原頭當有解鄉官家丁譚世雄斬騎馬賊級一顆射傷賊一名奪馬二匹給賞訖本日鄉兵楊自侃等活捉馬賊一名招名一座城係頭目招稱此枝賊頭乃入隊闖賊與滿天星六隊爭功王共十三營老張飛乃闖將部賊家丁殺死者乃鑽山鶴一座城卽昨被射傷者今被捉審明臬示塘報訖二十七日巳時蒙總



督軍門洪發來援勦副總兵曹變蛟同鐵騎營副將馬有才遊擊崔重亨孫有法都司齊勳等率兵五千同韓仰營叅將王永祥領本營兵馬俱到縣二十八日黎明進兵至西原馬莊柳兒村管村地方與賊相戰各營共斬獲賊級一百四十三顆奪獲騾馬無數救回婦女五十餘口首級親驗強壯驃馬給賞有功各婦女送尼僧菴審明各領訖除該營徑報外本縣亦具塘報訖賊畏兵威遁入山中在本縣地方楊家嶺崖岔鎮等處屯駐大兵追勦間因大賊逼近省城蒙總督洪將曹副將調赴華州渭南等處勦賊三十日領兵去訖留崔遊擊齊都司領兵五百在韓防守至正月初二日死賊塘馬復撤至橋南一帶離縣五十里一枝爭功王千餘賊奔硃砂嶺由西北去訖初三日闖將滿天星賊約數萬俱出馬莊口在白樊管村解家村等處剽營起火離縣十五里初四日死賊

在潭馬村坡底村一帶起火離縣五里初五日闖將騎馬賊六七百至董村天神廟等處離縣一二里卑職一面知會崔遊擊齊都司領官兵堵勦一面令劉守備領募兵隨營一面發義兵把總薛命新梁天造領大炮手三眼鎗手鄉勇義兵並進俱登北原以步兵接戰射斫衝殺射死賊二名賊馬三匹炮打死賊馬一匹賊一名自辰至未死賊屢衝賊多帶傷賊見兵勇仍退回姚莊等處離縣十里尙未去遠除遊擊崔重亨徑行塘報外本縣俱經塘報訖至初六日爭功王死賊自川中復回西山闖將滿天星賊移營郭莊寺莊等處攻韓莊寨賊約數百到周原堡寨下放火鄉兵殺一賊級割懸寨上郭莊村陳經奇斬賊級五顆衣服俱全腰刀二把大相村鄉兵王建極等斬級二顆薛曲村鄉兵薛樹標等斬級七顆衣服俱全驗明給賞訖其死賊老營雖在寺莊等處未動分一



股往縣西南方山寺等處攻寨衆賊去者復回營縣北分路縣西南攻寨恐爲取糧久困之計又備情塘報訖至初七日四更起營入趙村口過三山嶺到薛峯鎮土嶺村向魏山等處去訖至初九日巳時據把總薛命新等報稱死賊頭哨奔邵陽地方白家凹後哨在薛峯奔方山寺往西南去遂據薛峯鎮鄉兵王湛等稟稱賊由本鎮南下鄉兵五百衝殺斬獲賊級五顆奪回馬騾四匹鎗炮打死百十餘賊救回本縣難民男女一百三十餘口又周原堡生員溫倫率鄉兵胡大明等斬賊級一顆奪銀十六兩刀一口又據防守義兵樊承巨等斬賊二顆獲弓箭二副鐵盔一頂血衣四件刀二把首級驗明懸示難民男女俱發本家衣服銀畜俱給賞有功俱經塘報訖十二日又據把總薛命新報稱死賊老營在白家凹木坪等村係邵陽縣地方塘馬撒到本縣華薛村鄉兵一齊趕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七

殺賊衆復回十三日又到華薛趙莊寨又被鄉兵殺退十六日准邵陽縣塘報稱十三日死賊見王叅將堵截自白家凹起身上梁山過西溝屯劉楊村等處十四日拔營向朱家河過澄城縣地方去訖俱經塘報訖賊於十三日出境卑職卽於十四日單騎親至四鄉通行查驗焚掠因在圍城之中但晝夜望見烟火而鄉村焚殺皆出風聞惟親查間見芝川鎮寨堡爲縣丞趙懋成同闔鎮土民人等固守得全周原堡寨爲鄉民張學孔等固守得全潘莊寨三堡爲鄉官都事衛自諧等率鄉民守全彭村同心寨爲生員韋四維等守全人和寨爲生員陳於王等守全薛曲西河寨爲生員薛芬等守全相李堡寨爲鄉民張文威等守全李村寨爲鄉民趙大爵等守全林阜寨爲鄉民賈汝霖等守全楊村寨爲鄉民焦養元等守全橋南寨爲生員衛鞏固等守全解家村寨爲生員解聿



修等守全薛峯寨爲生員王名世等守全如謝莊寨劉莊寨趙西堡千谷寨牛心村寨蘇村寨九卽寨白馬灘寨儀門寨漁村寨華薛寨賀隆寨土領寨俱鄉民固守獲全外如陳村寨雙樓寨帶村寨江李堡大相堡或以修理未全或以人力未協或以賊至而倉卒收保或以賊暫去而守懈弛防則被賊攻陷肆其掠殺而周村趙村又陳村南一小寨則皆於山頂剝掘土窖賊至居民暫避亦被賊攻陷而各村中有人避入堡寨者則賊洩憤於房屋而恣焚燒有人未及避者則恣殘賊以快其憤有藏糧食於地窖中者則掘取以食之而百姓之元氣一空四野之荒涼滿目卑職竊念其連年兵荒更遭大寇蹂躪與延安府宜川雒川等處無異因具雖保孤城禍甚殘破泣籲天慈比照延慶事例准賜題請蠲免以存子遺以留一綫生路事一詳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備由通詳訖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八

今奉行查查得韓城彈丸小邑東北俱濱黃河西北萬山嵯峨宜雜接壤自八年七月賊以數千攻圍芝川鎮卑職固守縣城委訓導張繼載把總吳光弼防守獲全賊未近城旋即遁去已經前按院傅具塘報題奏訖今十一月二十八日侵薛峯者乃賊滿天星也賊約數千卑職約會守備劉進爵遺募兵夜砍其營會同鄉兵聲炮相應賊衆夜亂鄉募兵因而斬獲賊級已塘報矣賊於十二月初二日起營北向欲渡黃河卑職因俱係朝廷疆土不敢以秦晉異地一面以手本調韓卽營叅將王永祥赴援一面塘報各上臺請兵一面塘報山西撫院吳并河東道吳加兵防河未幾而賊因山西有備又因卽營王叅將兵馬至韓與韓城兵馬合營遂懼兵威而西南遁矣乃不幸而闖將之賊以數萬自宜雒川入韓境如風雨驟來而滿天星賊復回合與賊哨五十騎直抵城下卑職



督火器擊退矣而守備劉進爵以兵四百遇數萬賊於土門日四面圍裏血戰得脫衆寡不敵士卒多傷而賊遂合營圍繞縣城矣卓職因屢奉明旨并奉撫按兩院并各司道本府申飭卓職先遵一一奉行城池修濬重築攔馬牆以防賊騎賊未能攻城頭有懸簾挨牌火礮等物火器衝擊賊未敢近幸諸紳合力士民同心北門則原任兵部右侍郎眞定巡撫鄉官解經傳丁憂在籍翰林院編修鄉官解允樾等同訓導喬王佐典史梁大宋同士民人等分守東門則丁憂在籍眞定等處巡按御史鄉官衛景瑗等同署教諭程雲翰同士民人等分守南門則給假在籍吏部稽勲司員外郎鄉官衛先範等同訓導張繼載同士民人等分守西門則今已故原任遼州知州鄉官孫應舉舉人衛之琯等同士民分守卑職分巡四門而因西門當賊之衝則夜宿城頭以備策應而縣丞趙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九

懋成則專以縣南二十里芝川鎮堡委令防守而守備劉進爵則駐城外以募兵護關廂鄉勇義兵則令把總薛命新梁天造張自榮百總許士昌派義兵守攔馬牆以防攻城以便時出追賊而初九日北門一戰幸斬其衝門之賊首而免於攻十五日西門以火鎗打死其馬賊北有邵營千總李登務之死敵有張友才之炮擊西又有杜雄之炮擊而免於攻十九日東門有周禮趙浩之火器而免於攻南門有張友才之火器而免於攻餘日則雖未攻城而環圍不解非軍門洪於大賊逼近省城之時猶分遣大兵令曹馬二將馳來救援而孤城眞不可保矣非軍門洪於賊大熾于華渭之時調兵協勦猶晉崔齊二將以兵防守而賊自山復出孤城猶不可知也幸大挫賊于西原馬莊之間而賊胆寒營兵鄉兵復以步兵接戰集賊二里之內而賊遂無意於韓矣死賊近城堵退并



卑職與鄉紳分門固守已經按院錢具塘報奏訖但賊自入境以來因無奈城何而遂肆毒於四鄉而卑職猶於賊未至之先出示曉諭收斂保聚外又分遣生員高攀桂程毓秀陳惟藩陳虞喬鄉老高繼善薛康薛尙忍盧方動等分鄉勸諭鄉民多保聚堡寨糧畜多行收斂賊又恨之而見房則火遇人之不及避者則及尋窖掘以覓食而愚民之藏糧于地中盡爲賊得矣遍攻堡寨堅守者甚多而三五力不能支者遂爲所克賊又恨堡寨之守而克者焚殺慘矣卑職同鄉紳各官士民共守孤城雖四面賊圍前後四十餘日而卑職恐鄉民避難者無歸城門時時啟閉薪米之出入不絕鄉民入城者廟宇公廨街市皆滿城未至坐困而堡寨之鄉民未至盡遭鋒及堡寨被圍者卑職時發鄉勇救援發以火器鉛藥以助之處處被攻處處救援芝川鎮等處保全人民甚衆惟賊勢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十

大熾闖將八隊賊素號兇殘糾合四枝十三營共有數萬精騎原欲過河入晉徘徊河岸因山西有備不得渡而韓城不幸設在黃河之岸所以賊自入境并駐河干并出境共四十餘日而賊又以卑職孤城血戰堅守難攻又芝川鎮等處共二十大堡寨亦照縣城堅守所以焚殺鄉村如此之慘卑職已經申詳兩院并各衙門訖而卑職以一人之身一縣之力嘔盡心血爲朝廷守此孤城而又分官分力以守堡寨雖有素練鄉兵止可斬其零星賊騎而不堪與大隊衝鋒前後援兵在本縣地方斬獲賊級一百四十三顆皆卑職設處糧料草束糶賣不絕又捐俸與紳士指資屢行犒賞本地防兵共斬賊級九顆鄉兵共斬賊頭目并塘馬賊級四十顆而孤城獲全與二十八堡寨之全者人民保全甚衆實賴上臺調度賴軍門洪發兵救援并留兵防守將士血戰與鄉紳士民固守



之功至四野焚殺與被克堡寨則卑職固守城池力不能及卑職之罪倘蒙垂憫卑職以三里之城當數萬之寇兩月被圍夜宿城頭目不交睫幾以身殉之若得從寬政非卑職所敢望也今奉前因遵將死賊入境出境日期焚掠情形與夫調兵追勦及卑職同鄉紳士民固守城池情形除四鄉被焚房屋被殺人民分里分甲造冊另報外擬先行申報伏乞上臺轉報施行須至申者

申報開豁錢糧文

韓城縣爲河水衝田太多民窮賠糧太苦祈賜題請開豁以蘇民困以全殘邑事卑縣伏讀大明會典內載出土一欵嘉靖八年詔令陝西將查勘過西安延慶等田土果係拋荒無人承種者卽召人耕種官給與牛具種子不徵稅糧若有水崩沙壓卽除豁又嘉靖十五年詔各處水塌沙壓等田地稅糧負累人戶賠納曾經具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七

奏者查勘明白照例除豁是糧由田起地去糧除煌煌大詔不忍以無地之糧累民在天下在秦罔不皆然甚盛典也今日之韓邑有合此例者據江李張村等里沿河各里居民郭孟顯等八百五十四名各具狀稱住居近河腴田盡被水崩空賠錢糧萬苦難支等情又據生員薛翊充衛拱辰等六十名呈稱沿河一帶地盡水衝累沿河千餘家水面賠糧無出逃亡多半遺糧害及宗族復及里甲與夫親戚村落墟民無孑遺等情據此爲照卑職自抵任之初卽進百姓而問其疾苦皆云大苦有二一則西山之荒地也以盜一則東河之崩地也以水卑職曰地以盜荒唯有驅盜耳而水之爲害也甚於盜則西山地易爲東河地難爲也已而請於上臺發募義兵十一路入山勦之又留義兵駐五路屯田以防賊之復生賊盡而山清山清而農聚今且西山無荒土矣唯河衝地擁



門告者曰衆其稱疾也甚急言東西之衝計十里南北之衝約六  
七十里無地賠糧至二千餘石且六十餘載而害不止卑職聞其  
言悲之亦疑之謂害未必如是極也後因禱雨于禹門沿河查之  
禹門聳時河水折而南下其南爲江李瀆北村再南橋南村下峪  
口村院前村又南爲管村里李村林高村北潘莊村爲開花寺僧  
居爲薛曲里管村爲謝莊里薛曲村又謝莊村爲張村里河下村  
化石村爲帶里帶村爲留莊里留莊村周原堡最南爲周安里漁  
村爲相李里凡九里十八村實南北六十七里卑職至河干徧眺  
但見崖谷傾圯瓦礫零亂土頽石見皆有齒形其村舍圍畦汨沒  
於波濤者不可見矣其間近岸村落有全無人者屋存無人者有  
空屋多而人少者卽屋亦有存兩間一間者卑職問之皆曰賠糧  
賣屋屋盡而人逃與死也沿河居民老幼男女萬餘人見卑職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主

來皆身無完衣號泣絡繹河干來相告語曰某村某家因賠糧男  
女賣盡止存夫婦者有賣婦止存夫者有夫逃止存婦者此猶賠  
本身之糧也有云某村某家某兄以賠糧逃累其弟幾死者其族  
人逃累其族幾死者此猶一家之糧也有云某里某甲一甲人逃  
累其本里賠者有本甲逃盡累其本里別甲賠者累及里甲旁及  
親戚無不皆然爾時言語嘈雜情事悲傷不能盡記問其河衝之  
際則皆指彼黃流洪波浩淼遙見東岸曰此昔之廬舍桑麻也東  
西約十里許今皆魚窟矣問其賠糧之年則皆曰多不記其年唯  
年近七八十者數人日記自嘉靖四十年均糧凡河邊地俱承實  
糧後屢遭大水將地衝崩不十年許卽衝及此岸民苦賠糧約六  
十餘年矣語畢皆泣聲動天地卑職爲泣下不可止仰天而呼曰  
天子河伯之不仁而生民之苦至此極也及今不爲之所不能賠



糧者勢必盡逃不逃于今日者必逃于異日不逃者勢必死不死于催科必死于盜賊百姓國家之元氣甯忍其賠納無地之空糧至逃至死而不之顧錢糧亦朝廷維正之供韓城自四年以來累有拖欠皆坐此害不早爲開豁而後此之拖欠將何所底止也况秦地大荒大兵困苦異常屢奉明綸蠲賑停緩而韓城自崇禎三年苦流寇之蹂躪迄今未息六七兩年大饑倍甚於他邑聖天子軫念民艱必不遺此一隅民而會典又有水塌沙壓省開豁之例此韓赤子一線生路卑職代爲控籲者也爲此查得河衝地實二百二十六頃一十畝五分二釐共糧一千四百一石九斗四升册隨文申報伏乞上臺查例俯賜題請或將現賠水衝無地糧一千四百一石九斗四升得與開豁或復別蒙定奪但使窮民免包賠之苦下邑受樂利之休上臺洪德與禹門梁甸共奠韓疆於無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五

行

申報開豁錢糧文

韓城縣爲河水衝田太多等事奉本府帖文奉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蒙欽差巡撫李批據韓城縣申前事蒙批地上衝窮錢糧自宜開豁但正項倉口歸於何所仰布政司確議報蒙此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傅批據該縣申同前事蒙批布政司查報册并發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府官吏照依來文備云詳文及批示事理卽查韓城縣所申豁免錢糧額供倉口作何抵補確議詳報本司以憑轉報係關題請毋得草草奉此擬合就行爲此仰縣官吏查照來文備云詳文及批示事理卽查該縣底册情節所申豁免錢糧額供倉口作何抵補務議妥確詳報本



府奉此又奉本府帖文亦爲前事奉陝西布政司信牌據經歷司呈抄蒙欽差巡撫陝西川湖監察御史褚批據韓城縣申前事蒙批河流嚙岸厥徙靡常水衝田沒遺糧賠累殊有如該縣所條議之者布政司查議行仍候詳行繳蒙此卷查先蒙撫按兩院批據該縣申前事依蒙備行查議後今蒙前因窺合並行爲此仰府官吏查照原行及批示內事理卽查韓城縣所申豁免錢糧額供倉口作何抵補確議詳報本司以憑轉報屬係題請毋得草草未便奉此業經脩行及批示查議去後今奉前因合行併查爲此仰縣官吏查照先今並該縣原申底冊內事理卽該縣所申豁免錢糧額供倉口作何抵補作速議妥詳報本府奉此又奉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加俸一級楊批據該縣亦申同前事據批土滿糧荒尙不堪命况可問諸水濱乎嗟六十年忍死之民俟河清以無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

古

日既有嘉靖年間開豁例合詞之請誠不容緩也仰候各院詳示行繳奉此又奉陝西等處承宣布政司批據該縣亦申同前事奉批仰候二院詳示行繳奉此又奉陝西布政司分府關內道按察司副使兼右叅議史批據本縣亦申同前事奉批地灘當卹此該縣爲民之惻念也仰候各院藩司潼關道詳示議繳又奉欽差督理糧儲道陝西布政司右叅政習批據本縣亦申同前事奉批仰候該府議上覆妥轉詳示行繳奉此又奉西安府批據本縣亦申同前事奉批仰候院司道詳示行繳奉此查得韓城匝水之區黃流奔潰地去糧存生民困窮極而思變蓋民之賠累死者半逃者半而止餘未至死不肯逃者欲賠而不能復賠欲待而復何能待唯日擁門搶呼於卑縣之前而卑縣急爲之控于上臺也蒙上臺惻然軫念思爲開豁地又爲所開豁之糧地此甚爲國計民生慮



深遠卑職乃進邑紳士民而議之或曰上臺徑行題請所賠之糧徑得除豁民困方蘇便卑職曰不然國用困乏時方多事賠糧皆實數也額設倉口毫不可缺此不便或曰有地方有糧地去糧自應去應請諸上臺將所豁之糧有欠倉口宜分諸別州縣之未受害者便卑職曰不然秦中兵荒交錯誰爲梁土且己之害而移之人此大不便或曰移之人不可矣將所賠之數散於本縣之各里酌其大數均派承納則害除而不移之人矣卑職曰似矣然猶移之人也不見今百姓輸納之苦乎有糧銀有條鞭銀又有薪餉銀等項種種加派不一而足如是而本縣中又生一番加派矣且邑中自嘉靖四十年均丈地糧以後經今數十年久未均丈其間豈無輕重沃瘠之不同與荒蕪開墾之異事而一概派之於賠河衝糧者得矣而生怨咨之氣開賠累之端又在闔縣烏可哉此尤大

不便一聞卑職之言皆同聲曰信然矣唯有闔縣均丈之法不必問其誰有實糧誰爲賠糧也但合一邑之地若干畝乃合一邑之糧而通計之共糧若干石共地若干畝每畝應糧若干中地地下地遞降糧應若干有地者承其應得之糧無地者糧自無因而起則前此所賠之糧不待蠲而自免而所空之糧亦不待抵補而額不虧百姓有開豁之實上臺有憐恤之惠國計無適民生有賴以爲長便卑職聞其言而反覆籌度曰空賠之糧必不容不豁額解之數又不容少減竟自開豁萬萬不能而移之人勢又不可連年軍興奉文動支者尙未開銷各項皆急無可裁扣而一有空數又何抵補事至今日而難極矣此議近之而非卑縣所敢專也如上臺允其議而俾從事卑縣親履畝而丈之不敢以勞爲辭糧共若干石地共若干畝如前議或從前賠糧一旦頓豁而額解倉



口毫無所缺亦國計民生兩得其利長便之道也况自嘉靖四十年均地後迄今未均數十年而一均丈似亦不爲擾民而十八村賠糧之百姓地無寸著日操鞭扑以誅其逋負似亦難須旦夕惟上臺速賜裁奪合無乞將本縣田地從前議俯從轉達准令均丈庶民懸解而國課亦有定額矣緣係批查議事理卑縣未敢擅專除河衝地數賠糧數已經造冊資報外今將前由理合具申伏乞詳轉施行

左忠貞公集卷五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五

十六



